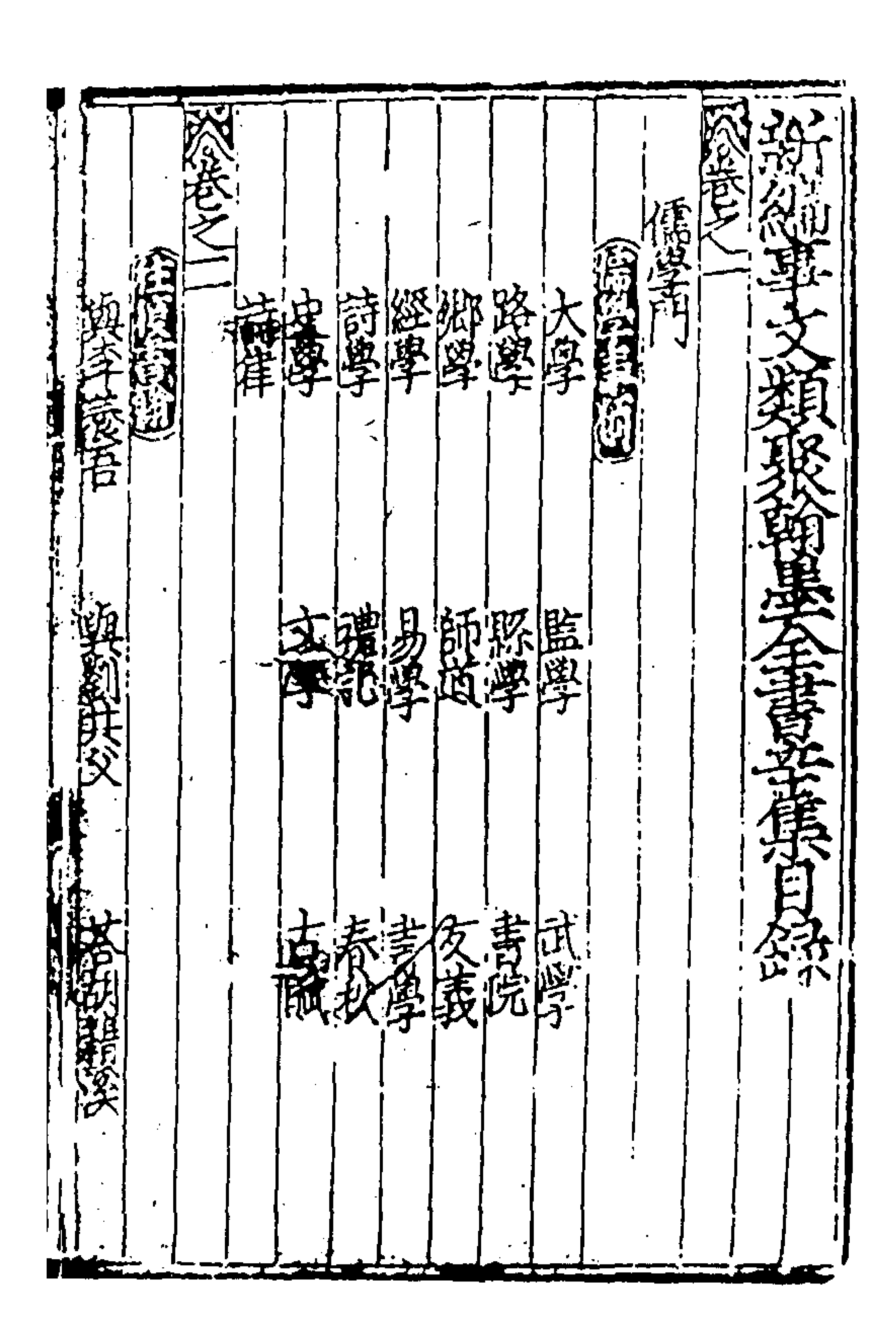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甲集目錄

卷之一

儒學門

儒學事類

大學　監學　武學
路學　縣學　書院
鄉學　師道　友義
經學　易學　書學
詩學　禮記　春秋
史學　文學　古賦
詩律

卷之二

往復書啟

與李袁吉　與劉叔父　答胡靜溪

與呂[illegible]老　與劉平父　答劉平父
與黃壽陵　答陳伯濂　答程宗武
與洪平齋　上謝疊山　被累偶教官
與毋府判書　聘春圃就館　聘人就館書
與友人請益　答劉存畊書　與黃兄就館
與書叢泉館　答請就館書　薦人就館書
答友人惠書　上蘇東坡書　上小蘇先生
回洪平齋書　與洪平齋書　與黃西山書
與魏鶴山書　回魏鶴山書　回鄉老論學
與趙伯允書　與宋和叔書　回秦兄論學
與友人論文

[illegible]卷之三

上曾子固書　聘饒伯輿書　答王子才書
答羅嗣賢書　回謝德方書　回嚴子昭書
答呂道夫書　答汪尚中書　與劉共父書

答朱元晦書　與陳同父書　與鄭景望請學

答呂伯恭書　寄周子充書　答許[illegible]龍書

與陳同父書　與邢邦用書　與陸[illegible]用書

回李元發書　回立雲論講　與魯山論詩

與[illegible]論詩　答嶽叢論詩　謝曾景建書

與陳[illegible]任書　與劉賢功書　與李子西書

回邵[illegible]論文　回直方論文　回[illegible]求記

回吳文求記　回陳同直書

[illegible]卷之四

啓事

路學請講書　賀[illegible]允學賀啓　謝[illegible]允校正

謝[illegible]允堂[illegible]啓　賀[illegible]先生開講　答[illegible]先生啓

先生辭館啓　託薦主辭館[illegible]

題跋

跋[illegible]跋　跋武夷書院　跋[illegible]書院

陳藏一荷堂　立山谷後改　路學喻書籍
題考亭祀田　贈王粟菴入京　王國賓歸燕
贈士人入京　贈蜀人赴選　贈劉教米
贈同舍聚族

上梁文

南營大成殿　考亭劍書院

小簡

謝人寄文稿　謝人寄詩章　謝人詩不和
謝人惠詩　謝人薦揚　回東嶽書
謝人惠碑　蔵中謝人　谷求文字

請託小簡

請人文會　答從　不從　邀人延師　答從　不從
托人延師　答從　不從　薦人館客　答從　不從
請人入齋　答從　不從　請同齋人　答從　不從

納人束脩 答從 不從 請人論文 答從 不從
請人賦詩 答從 不從 請人書字 答從 不從
邀人結課 答從 不從 托人作文 答從 不從

啓之六

學記

静江府學記 白鹿洞記 濂溪書堂
江山學記 敬齋記 静可書堂記

啓之七

序跋

送劉美父 徐楊二友 送黃有
送胡提舉序 送退齋序 淮學廣說
敬堂學規 文公語要跋 跋劉留翁帖
跋臺山北行詩 跋輿文貞紙圖 題人綠紙後
跋劉江雲文稿 題洞湖詩集後

啓之八

【五言】
【贈詩】送宋元晦　別趙紫芝　送劉肯甫
送戈唐臣　送陳學錄　送程楚翁
送馮郎中　餞游荊襄　送程楚翁
送羅梅村　送吳改賓　【謝詩】謝吳東野
謁蕭大山　謁蕭小山　謝周雨溪
謝中齋韵　謝程楚翁　次嚴振仲
次劉孟元　【寄贈】寄趙敬會　寄彥脩兄
寄南康使君　寄趙菊東　寄沈荊山
寄友人詩　寄孫瀞齋　寄兄須溪
贈熊退齋　【懷舊】秋日懷元晦　季夏懷仲晦
懷仲晦在泉　【留別】別張與道詩　【送別】送白文與歸
送友歸故山　送熊退齋歸　送吳志道詩
送張子高歸　【紀行】北行過滁州　過大和縣詩
過金陵　過淮河有感　過平原有感

長恨歌　正氣歌　北行有感
和曹東谷　和葉愛梅　和陶意
和毛靜可　和詹會崖
媒婁香韻謀問婁　敦谷崖
上宋梅衛　別朱元晦　借韻和詩
又和前詩　別福消史　聞讀書詩
和前詩韻　勉人爲學　古意
論詩三千　岳麓書院合宋　經理武夷書院
經理建陽縣學　三山路學春祀　岳麓書院講
閩崇安學碑　和縣學立碑韻　建安文公祠堂
韓魏公讀書堂　訪鳳栖講學所　過胡文定書堂
賀入學　賀父子相繼入學并遷居
詞曲
贈陳同府詞背新郎　贈友人話別西江月
送友人歸武夷水調歌　送友人歸江西水調歌

卷之九

科舉門

【事實】

鄉試　會試　御試

制科　詞科　試舉官

童科

【科目】

皇慶科舉詔　中書省條畫　鄉試程式

會試程式　御試程式　進士受恩例

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

卷之十

科舉門

【賀謝啓劄】

謝貢舉啓　賀人發舉　賀書義發舉

賀父子領舉劄　賀兄弟領舉　賀人領鄉舉

狀元謝宰相啓　狀元謝試官　謝啓[illegible]啓

賀人登第啓　賀人中狀元　易經登舉謝啓

書得魁謝啓　詩得魁謝啓　禮得舉謝啓

記得舉謝啓　春秋舉謝啓　回啓　回謝易舉啓

回謝春秋舉　回謝詩舉啓　回謝書舉啓

回謝禮舉啓　回謝記舉啓　回啓　上吳刑部啓

回覲射啓　復陳運交啓　答楊伯父啓

謝東山贈詩　回謝贈詩啓

宴餞活套

餞出游學　答　餞赴監學　答　餞人赴學　答

餞人赴省　答　餞人任調　答　請游舉歸　答

請赴試歸　答　請入舉人　答　請得舉人　答

請登第人　答　送人赴舉　答　送人赴省　答

送得舉　答　送登得第　答　試歸送物　答

[illegible]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巳集目錄

送子還省詩　赴省同行詩上　送友人出[illegible]

狀元謝恩詩　賀狀元登第　賀人登第詩

賀人子登科　賀兄弟父子叔姪同登科

賀領鄉薦詩

詞曲

賀人領鄉薦蝶戀花　賀人及第詞桂枝香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一

○儒學門

見論文武學校貢舉之家列陪師親友之目次之云浮奧學縣學大論文史之學古盛古今之詳示各欵具楷神之條治戲務學或將是存考焉

學校

太學　縣學　監學　書院　武學　鄉學　路學

大學

賢關 前漢董仲舒策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

儒館 唐太宗開文學館召[illegible]十八人為學士[illegible]

壁水 二雍之[illegible]以[illegible]象教化流行[illegible]之[illegible]

橋門 後漢明帝[illegible]圜橋門而觀聽者蓋[illegible]

[illegible]萬[illegible]**鼓鐘**於詩於論[illegible]帝[illegible]孔志明帝[illegible]**祭菜**[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槐市**[illegible]**澤宮**[illegible]以[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射[illegible]

召屬學者肄業時蕃高昌世子弟亦入投經宗宗府學者李志文宗

學丨丨隨至八千人後從東方寢

學舍千一百一十間生徒三千二百人齋舊丨丨文大學首善削丨丨林京師

興學明經五十士隨齋士丨丨胡丨丨宿丨丨自京師

始釋褐優等揚名故事上舍試入賜帛東宮孔大子入學酉貴

以顯學優等化原宣丨丨以帛丨宣位官及學生丨流

道德海丨丨丨之宣屬賢養學以丨丨丨補弟子舒以太

學新成詔明下之第一首丨丨說記勸官立面諸為帝

丨丨增甲乙科賓一千人增游學見丨丨增錄崇至三万餘

生禮義宮丨朱淳熙大學者政教地者丨丨之丨丨學春日合

射戲陽丨丨辟雍上丁釋奠丨以于件丨於聖王成學

求平子丨丨丨釋丨丨以件春秋丨丨聖王成均

元設樂宮中宣大丨丨丨承明於以宜此三

雅學丞刊下覽弟子丨大丨丨改殿可肄者使人入其書

一敕學見何蕃伏闕城家庶路為道州刺史大學生丨丨

學頭出寫成均丨丨大司樂掌之學造上選天下

下請留贓成均丨丨五帝之學

一命丨日昔爵市丨大學列丨五帝之學造上選於天下學於太學

丨丨丨市各學鄉部以賢之三代學

共四代學氏記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周人

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行鄉飲**（晉武帝紀｜｜之禮辟雍大宗明堂）

南齊十七年 **月書季考**（禮）**東駕親臨**（光武紀幸太學觀禮意典宮至未傳下尊）

節十戈未利於先建太學宣立黌舍宏比 **三萬餘人**（後序 生徒傳 林）

北月｜｜｜將以私附雍之化

南北部黨人之議因此流言傳入太學諸生｜｜｜郭林

宗賈偉節為冠　古學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

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 **無官御史** 人上年錄大學士言於是

陳仲舉天下後秀王叔茂　太學生皆公卿之論

以太學為｜｜｜神宗謂輔臣曰太學生多或始於

物錄太學攻曰吾其｜｜｜口恐｜｜｜臺之具

學職　宋太學長其始有七日服過七日朝見守道

太學置齊長齊論一人掌以教諭｜｜｜請事

司業三等博士日講習經術中太學數量議大宰尚有國

太學博士十人國子博士一人太學錄監書庫官監官

四門一人國子博士二人太學正一人各分東｜

一貢學教諭　直學教諭各一人

以至　**實學**（學子齊首書）

以國子監太學 **選擇**（唐禮樂志　太宗）

實學（禮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鄉飲（晉武帝行｜｜禮）

辟雍省（唐書　崇文館）

博皇太子親臨國學行齒胄禮甫講曰諸經義水國子
號如晉隋大業中改名國子監請以國子監為｜｜國宜
監同晉武帝咸寧二年六月始營｜｜五年今詔有虎闈室
志士階修祠學遊路先聖先師之際車駕臨幸學有聖德詩以紀
子監為｜｜國司成唐正觀改教導國子以取文之祭酒
第｜｜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今真則營天尚德學
以右｜｜六年

武學

龍韜太公六韜文韜武韜虎韜豹韜犬韜｜約略圖石公｜上中下三略書龍韜
有智謀唐開元二十三年置｜｜略計貲任將帥材洞曉兵略
令諸路文武臣學｜｜武學生入學官長以以為教授
年總｜｜上武舉者等同保奏｜｜用學官
生貢以百人為額知兵法前紀詔北部明戰陣
之署｜｜以武舉等以資格安撫大學｜｜宗師判舉書宗
郭子儀以武舉高第
師表宋武成廟開元十九年太公以文宣王配享
為十哲｜｜上元
元年停｜｜上王圖名將形享者今古名將六十四人

丨飛鳥並后土

命去白起 建隆三年上幸武成廟觀所陳名將行指白起曰白起殺已降不武丨丨之甚

詠臣名將功業終始沈毅謀略亂平 詔升管仲 建隆三年丨丨日武成王廟祀神像齊相管仲宜預

丁寶西河守吳起宜像降于廡下從 乞興於學 言行錄別置之丨丨武學子弟論語使知忠

考之道蒙孫吳使知制勝之術殳成武序規冊一卷附試說之 詔置於學 武學五年古者

出那學成於學文武此其道一也仁祖宜建武學序於今乞復置丨丨於武成廟丨丨 加武成謚 太中

祥符元年詔尚父宜丨諡昭烈丨丨王 兵法七書 孫子吳子司馬法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尉繚子黃石

公三略太公六韜

路學

郊學 詩壽武至王丨丨宮丨之丨丨也 泮宮 詩明丶丶魯侯既作丨丨 周學 記明堂

也丨丨 頖宮 詩丨丨公從修泮丨丨也 象璜 半於天子之宮白虎通泮宮者

丨半者丨丨也 復徭役 後漢任延拜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丨丨 行禮

泰學 抱德南陽守所郡學文府函民鮮見丨丨丨丨諸儒百姓徵服 並化經學

晉書記稱在郡立 學者盛於毗陵 言行錄常州郡庠小陳公不

校教授學徵百人

況必容師生八公勸於經始成之不日其氣象規模遂高諸
郡之冠公晨一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及郡事由是毗陵
||二浙||

縣學

置校官撰武帝紀下令縣滿五百戶||||置其縣之後往而崇學之典先王之道不墜而益於天下

勸生徒唐睨君水依孔子觀風州縣學丁房||||身為教誨風化遂擇賢

者言行錄范公純仁知襄邑縣宰學校一新又芝孝田||鄉之||||以教其人听政之暇一至學親勸誨之

選秀民文公任同安簿兼學事身率諸生規矩甚嚴厉以誠敬開以義理一邑揀秀又||邑之||充生員

邑庠善策設庠序以化于||

治化本源紹興四江西漕貢古才奏乞縣學上日學官教導乃||||

書院

||已見官職門辛集十三卷||

鄉學

家塾學記古之教者||有黨有庠里有序

庠門鄉飲酒主人迎賓于||之外註鄉序

也申孝悌孟子謹庠序之教||之以||之義

序長幼白虎通鄉曰庠日序庠者庠禮義也里曰序||者||||也

虞庠儀禮鄉射註用四代之學於鄭國而又以有虞氏之||為鄉學

校 左襄三十一年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別置里學 通鑑唐元宗令天下州縣里｜｜

簡不帥教 王制命鄉｜｜｜｜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右鄉移之左命左移之右

以明教以行禮 前食流志坐有序鄉有庠序｜｜｜庠｜｜｜而視化焉

師道

師友

模範 揚子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也

表儀 韓文行可為｜｜者人之師也

坐春風 伊洛淵源錄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中坐了一月

立寒雪 同上游定夫楊中立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爾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外之雪深三尺

隱居龍門 伊川先生｜｜止四方學者曰尊聞行所知可矣不以及吾門也朱所成貝詩龍門有後弟

勇撤皋比 朱子橫渠資｜｜一變至道｜

設教洙泗 史孔子｜｜之上修詩書孔子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講道河汾 隋書王通｜｜｜於西受學者皆當時偉人

升堂鳴鼓 後董春詣京｜房受易後王師立精舍諸生每｜講｜｜三通坐不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三｜

坐帷講書 東甌涙汲長與使匈奴行略及烏桓反叛烟火 相望在將祭歌亡去奚安丨中年不得子丨丨自

君軍士 吾道東矣 業鄭玄事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丨丨傳 弟子孝明山道先生於授每言字日 揚交門侍文下

哉安 謂門人吾道東矣 孟子何每曰丨丨言 易已東矣 田一生於揚 最須當得疑自

唱鉉謂 人吾道南矣 易已東矣

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日寅丨丨丨丨

容日易及婦之出門 易已東矣 細何授謂易門於曰中夜人丁易丨尋不第 丨丨丨丨

謂坐客日丨丨丨丨 求扁句授謂之門人丁 宋曰丨丨丨丨 成肯

青出於藍 荀子史丨丨丨丨而青於藍 蕃水句師之常 宋明於於 成

高坐絳帳 馬融 絳紗帳 授生前諸唐 青成益於藍 青水師常 名經 經水

丨字 孝先讀書 數教授百人前諸生常 授生常有後子列女樂 坐 丨丨 叉

任 孝先讀書 數教授百人前 當授 後子列女樂 丨丨 音 後

經 師 曲禮可 但授 眠 李 合日 書 宋 便 定 二 五 丨 之 但 言 經 遂 後

尺 為 高 明體用學 安 定 先 生 胡 子 召 日 遂 孝 叔 湖 宋

奔 門 人 以 安 定 先 生 胡 翼 之 益 其 石 門 盧 人

孔 與 子 門 文 義 時 之 方 有 王 安 石 宣 從 思 羣

禮 運 七 州 道 仁 義 學 者 文 王 君 子 上 勞 知 從 學

者 雍 業 而 不 可 變 人 之 義 其 道 者 有 為 安 上 石 堯 至 義

也 其 出 而 不 可 學 人 大 下 其 道 詩 有 史 傳 子 皇 帝 法 子 後 出

云 云 文 由 來 而 拙 之 大 下 然 體 化 釋 其 良 儒 于 皇 極 法 其 用

交誼

輔仁 語君子以友丨丨
責善 孟丨丨朋友之道
嚶鳴 易豫掛勿 發朋丨丨
斷金 易二人同心其利丨丨
合志 儒行儒有丨丨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
同門 同丨曰朋同志曰友
相觀而善 記丨丨丨丨之謂摩
交游 曲禮交游之讎不同國
必相教訓
莫逆於心 莊子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心交 以心相交也
遇害不避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曰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義之乃還
思輒命駕 呂安與嵇康相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與食 列子伍子胥與楚人為友
而進不交交有而如此者很其同門

經學

四術 記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六藝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經學 易孝 禮記孝 書孝 春秋孝 詩孝
五經 六經所言五經

指南 王玄感爲四門博士著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篇魏知古推其言曰||||也 五經無對 謂北史陸乂聰敏博學於五經最精熟故中謂之石經人爲之語曰||||有陸乂 漱六藝之芳潤 張賦

易學

三易 夏曰連山以艮爲首商曰歸藏以坤爲首周曰周易以乾爲首是謂|| 四聖 伏羲畫八卦文王重之爲六十四又於逐卦之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是之謂|| 四象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上生||謂陽儀上生一陽爲太陽一陰爲少陰陰儀上生一陽爲少陽一陰爲太陰 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 十翼 孔子作||之辭彖上傳一彖下傳二象上傳三象下傳四繫辭上五繫辭下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 邵傳羲畫 伏羲八卦次序圖八卦方位圖六十四卦次序圖六十四卦方位圖方圓大圖其說皆出邵子至宋而後明 程演周經 周易文王周公之繇也自孔子十翼而至程子始演其理故文公謂遭秦弗毀及宋而明 幽贊神明 易繫辭||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 數倚天地 一天而圍三一地而圍四天圓地方圓者徑一而圍三方者徑一而圍四 絜靜精微 記經解||||易教也 遠近幽深 易繫辭無有||||遂知來物 辭變象占 繫辭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吉凶悔吝係辭吉凶者失得之象也｜｜者憂虞之象也又吉凶者言乎其得失也｜｜者言乎其小疵也
剛柔有體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上下無常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兼三才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奇而法韓子易｜｜ 韋編三絕孔子 文王作於羑里孔穎達疏云云

書學

大訓書序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云云是故歷代寶之以為｜｜ 至道典謨訓誥
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示人主以軌範也 奧義雅誥｜｜其歸一揆 樸學漢兒
寬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 典謨溫潤揚雄綸紛｜｜纖深｜｜ 盤誥聱牙
韓周誥殷盤屈曲｜｜ 火於秦秦始皇焚書坑儒 傳於漢漢孔安國作書序其書始傳於世出
孔子壁藏書序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舊宅以廣其居於｜｜中得先人所｜｜古文虞夏商周之書云云
伏生口授濟南｜｜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 上古之書同上以其｜｜
｜｜謂之尚書 疏通知遠記經解｜｜｜｜書教也

詩學

四始（詩有國風雅頌分為四詩又曰｜｜）六義（故詩有｜｜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言志（書云詩｜｜）詠情（詩序｜｜以風其上）足以戒（詩大序言之者無罪聞之者｜｜｜）可以觀（語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群可以怨）

美教化移風俗（詩大序）止禮義（｜乎｜｜先王之澤也）三百篇（書序｜刪詩為｜｜｜）十五國（詩有｜｜｜風）溫柔敦厚（記經解｜｜｜｜詩教也）通達和平（序文公云事詩｜｜｜｜源派和平）

周南召南（｜｜｜｜之道王化之基正始）大雅小雅（政有小大故有小雅大雅）思無邪（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興於詩（子曰｜｜｜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諷詠之間優柔浸漬又有以感人而入於其心故誦而習焉則其或邪或正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志意油然興起於善而不能已也）

正而葩（韓文詩｜｜｜）觀民風（禮記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以意逆志（孟子說詩者云云｜｜｜｜是為得之）宵雅肄三（學記｜｜｜｜官其始也）

禮記

毋不敬（曲禮曰｜｜｜）無以立（語不學禮｜｜｜）內則少儀鄉飲射義（禮記篇名）經緯（經解｜｜天｜｜地本之則太一之原始要終體之則人情之大訓）

秋學禮 先文王世子曾宗丨丨 大小戴 正義曰一戴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

之孝綱紀人倫丨丨 史自序禮丨丨故易於行 恭儉莊敬 經解丨丨禮之教也

春秋

繫日 左序記事者以事丨丨以日繫月以月係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 編年 公羊隱六年秋七月此無事何以書春秋丨丨四時具然後為年 襃貶 左序春秋雖以一字為襃貶然皆數句以成言○公穀序一字之丨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丨辱過市朝之撻 筆削 世家孔子為春秋丨丨則筆丨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 晉史 左序春秋丨丨記之名 麟經 西狩獲丨丨杜預以為感麟而作 書序丨丨記作 約史 而修春秋 之名丨丨 麟經丨丨而作則文止於所起

傳 前漢藝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論大義而丨丨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屬事比辭 經解春秋教也 微文隱義 左序 書王 春秋丨丨正月 謹嚴 韓序春秋丨丨 春王秦臣

仲尼丨丨丘明為丨丨 亂臣賊子懼 孔子作春秋而丨丨丨丨丨丨

史學

紀傳 凡史君曰丨臣曰丨以別君臣上下 勸懲 善惡史之為書丨善丨惡丨於六經襃 唐合記秀才書史氏丨丨 真筆不避 吳說賢則天 貶丨丨大法春秋之備矣 實錄張說姓

所改設字就案不許曰若何以請删 實録纂脩 [illegible]

訛史不爲｜｜何以取信於後世 韓愈爲順宗

｜｜裴若尚出不下 山公詩今代｜｜青 國史左氏 左丘

息卒嵗定无完篇 汗閣 馬能書｜｜青 左丘

躬身爲｜｜郭裴載籍 左史倚相 左昭十二年楚｜｜

以廣見而備言之云云 趙過王曰是良史也

子書八書十志 司馬遷作史記｜｜者禮樂律歷天官封

親之禪河渠平準也 史記｜｜叙三千年事五十萬

言無圖書並以書｜｜前叙傳述律歷一禮樂二刑法三食

貨四郊祀五天文六五行七地理八溝洫九藝文十志書

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 以列女傳 宋王昭之私

撰著書與天文志未及成而卒 後世作傳 晉陽秋附

人嘗之宜居史職即除著作 鄭玄明傳故事

佐郎著叙事有條例可觀爲｜｜ 不隱善不諱惡 云入子不觀史

史｜｜

｜｜ 誅姦諛於既死 韓｜｜發潛德之幽光

文學

爾雅 並史訓辭令文章 貫道｜｜ 韓文序文者

辭指以字畫不是正氣以爲｜｜之器 漢四體

帝王之道化成之文 司馬遷財成之文 仲淹詩陳文

通儒之文 唐三變 文藝序高祖太宗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卬

宗與明厭雕琢崇雅黜浮大曆正元間韓愈倡

家法 筆生花 天寶事李白少夢｜｜ 詞視草 張說

家法晚學學藝 頭｜｜白是乃思聰說

宣帝延文辭有所為並發現扶風霜[illegible]京兆[illegible]前刊安

章云云劉澤山章成二王法[illegible]十一崇安

中[illegible]一一煥星斗杜牧評清寫詩

假遊有餘若一一[illegible]遲書一

不可以豐約中度歐公神道碑公之於

成文一一文天才有餘一一一一機杼一家劉[illegible]史祖[illegible]

章自一一成一一周胥光焰萬丈韓氏後錄李杜文章在一一一一一以經緯

柄至此人同生活也

天地左昭二十八年一一一一洛陽紙貴左思字太沖三都賦成時人未之重安定皇甫謐有

高密思造示之諸為善為其賦序

及蜀休留衛權又為作注張載為注

傳寫之一一一為之一一一自是盛重於時豪貴之家競相

古賦

吐鳳 西京雜記揚雄作甘泉賦成夢一一白鳳

雕蟲 揚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一一篆刻

弘麗 揚雄傳相如賦一一溫雅

劉勰 陸士衡文賦亭有

瀏亮 賦體物而一一

大人賦 司馬相如上好神仙奏大人賦

擲作金聲 晉孫綽作天台賦

凌雲 雲氣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意

高唐 選宋玉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雲夢之[illegible]

蓋歎賈高居長沙其上有云氣王問曰 賦弔湘水 前賈誼爲長沙王太傅
有說讓王王曰說云此臣曰試爲丨丨之
陵既謫去意不自得及 五經鼓吹 晉書孫綽重張衡左思
度汨水爲丨以丨屈原 賦每云三都二京丨丨
之 一片宮商 南史沈光有聞庭樂章帖 受詔輒就 前漢枚皋
至并泉雍河東上有所感輒使賦 比 皇子衍
爲文賦丨丨丨丨故所賦者多 援筆立成 魏太守陳思王
尚文帝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
曰登臺使各爲賦植丨丨丨丨可觀 古詩之流 兩都賦序
選楊脩答臨淄侯箋
今之賦頌丨丨丨丨丨丨 作靈光賦 王延壽字文考少游魯
作十年不成又見文 相如之賦 前司馬相如
考所作遂隱而不出 乃著子虛賦蜀人楊得意
以上賦上讀而善之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
足以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乃序章帰之節儉因以風諫奏
之天子大悅
以爲天乎 長嘯公 范仲淹作長嘯却胡騎賦 丨丨爲丨丨丨 賦入朋
識于秋 發情 冊丨 雲賦 杜詩 米丨

詩律

詩律

言志 書舜典詩丨丨 遣興 杜 丨丨 神功 杜詩 詩丨丨莫過詩 神助 有丨丨 白樂天詩
淮有詩丨丨末得 南史竟陵王子良夜集學士
每逢風月一開吟 擊鉢 詩四韻則刻寸燭蕭文琰

乃均近臣賦等共丨錫丨之問繼詩成**奪袍**武后遊龍門命羣臣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送當更丨丨以賜**書御屏**丨丨揚嚴之餘詩人宗丨樹罄可詠丨丨問深閣倚詩曰誰以金

華陽李士十學詩在御屏間**題殿壁**唐文宗與御公幾妙句云云帝以弱詞情與足命丨於丨丨**諸**

春雲丨韓詩丨荏丨**動秋水**李白文集有把白云飛七澤哥以收水丨三州**六義之餘**元稹樂府古題序詩之流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嘆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丨丨丨丨

七言之始詩話七言始於炎漢柏梁武帝作柏梁臺成詔羣臣能為丨詩者上坐凡七言每句用韻各述其其述云**風檣陣馬**杜牧序李賀集云元和中韓吏部亦頗其哥詩丨丨丨丨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云云**冰柱雪車**韓集劉叉作丨丨丨丨二首詩見韓愈出盧仝孟郊右**如鋪錦繡**

南史鮑昭曰謝靈運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顏延之詩丨丨如鋪錦列繡彫繢滿眼**其施圖畫**李益長於詩與李賀相呼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之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皆施之圖畫**玄都看花**劉禹錫貶還設任省郎贈看花諸君子詩云丨丨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西堂夢草**南史謝靈運丨思詩不就忽丨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大以為工**魏公任重**丨丨作喜雪詩云危石盡高盛處舶

老杜筆董玉龍宗人謂公矣宋公大用事曾子固進為户部東令

自|以天下之|如此　巴東有秋風亭準拆

韋應物一言為二句云野水無人　支推嘉話賈島浪遊京

渡孤舟盡日橫識者知其大用　高推師騎驢一日得句

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著推字又欲著敲字煉字未

定遂於驢上引手作|之勢神遊象外時韓愈為京兆尹

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道所得句云云

韓立馬良久曰敲字佳矣遂與島並轡而歸與為布衣之交　渾

涵汪洋|||千彙萬狀　唐杜甫傳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故元稹謂詩人||

以來未有　抉摘情狀　笠澤叢書吾聞淮汝漁者謂之暴天

如子美者|物失大物不可暴泄||閟剛露其

||平生自覺筆至於揭死　張說謫并州刺史

不能嘗天能不屈罰邪云云　得江山助　詩愈接地人謂|

|||見本傳

事文類聚翰墨大全書卷之一

啓劄門　文類

書一

與李養吾書　謝疊山

某惟祖宗於舍選禮命殊視進士上三恩數尤隆賜包易大成殿不即日授國子錄升學諭學錄兩司成均學官席西面坐不待親民而入朝因以執政宰相望之矣後雖渝初意失舊法西澗七年給札亦未為遲就事坐廢停時声名亦三震京師諸老先生很識面之旁出場屋以程文所同舍皆心降辭服推衆為弟二登名日果巍然冠羣英七年二優丸執左數科目由人重誰不以西澗之獨期之恬退六年僅得一學官在人為漕司掾人皆曰不才宰相故不能容天下第一流人物當以養吾進退去就覘之陞員今有言毀王之良佐皆是季世之兼人養吾不

孤簡受穹官於諫官中留畢炎劉離燕國之時吾爲天地祖宗
之意已有所屬乎由大変一世无全人皖信時文之士勇爲乱
臣賊子者尤衆少康逃匿有仍氏者四十年宣王逃匿召公家
者十有四年晨周諸侯公卿大夫背叛者不見於史策是何三
代忠臣之多也蔆吾暴身全節於深山窮林間然如黃河之
有砥柱先儒謂世有非常之變天必豫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吾
於是有望矣　恭和皇帝最重讀書人天地折缺之餘正望其
整頓人極傾頹之際正望其扶持在天之靈想亦不能不惜也
乎夯不能存韓而帰漢孔明不能興漢而保蜀君子憐之今日
之事視二子尤難恵公移以請衛填海旣識笑於腐儒俗吏郤
夫庸人固宜經要科曰衆毅申包胥何人哉天地間大事也
非天地間常人所能辨使常人皆能办大事天亦不必産英雄
矣英秋不可爲諸賢之王古今未有絶正統之時使君臣上下
同一劉根蚍家之心而可立国秦始皇隋文帝必不再出而已

癸從丞帝三王自立之中國而終為戎狄所滅使君无祭劍凶
厉之惡而一廢不復與少康宣王東周蜀定之事皆不可信矣
人力終有窮天道終有守壯老堅一節終始持一心吾獨於養
吾有其聚嘗有言人可回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奪之心大丈
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
志於行在氣亦隨之氣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隨之觀養吾亦首
珍重論者嘗謂欲消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去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正吾輩人承當不可使天下後世謂程文之
士皆大言无當也

与刘共父論孝　張魏公浚

其兼攻處問勤至致致以德業為事良欣嘆也誠盛道所關望
以辭入雖辭則明行以礼始由礼則正二者對治法耳古之君
子未有不汲汲於此而於道有見也公其勉之其時誠一持久
道力內充外而守固聲色之娛大而死生利害之変皆不足以

勤吾志然後能有所建立于天地間此聖賢之心法也吾輩勉

答胡籍溪論易　譙居士定

此老朽无用實欲緘口勿俗于談之言得遂棄置私心所尚然以吾友辯過情之問奮吾孝之志擴心無擇于善而道賞以之疏離異遠声不可得也示諭見乃謂之象君如是言推為文辭則可於見象則未必公不思象之在道乃易之有太極邪語置傷勞惟冀亮察

與吕安老論孝　胡文定

况曹外甥輩比過治字在寅爲同年宜盡切磋之義在安宜提耳誨導之在范甥宜勉進其所未聞者而一一以聖言賢語警借之旨所望也昔事定夫先生未嘗以言色相假後与民皆救及游楊過過在安國則二公必面折不令二其過在二公則安國不正色規之不但已也數十年來俗習頹弊此風日以替矣安老器識過人當今之望津涂軌則當以古哲自期庶幾此風

之後見出與報十五卷并五月分省并以歸示乾固及照示珍

感珍感

與劉平父書　　朱文公

衛年人專志日而定後進業恐不可發時若戚前有欲奉聞

者往往以爲怳不暇及亦嘗令表弟相告曾及之否又拙家務

況辟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　雜務虛費光

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時習之外投壺鳴琴之類皆可

且罷聞此來遊從稍雜朋輩此曹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

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瞻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風緣

者猶以近者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絶之也只須心省

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踈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父亦

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否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

炙把臂呼游對狀改語者乎此不足爲外人道只欲平父自知

而痛懲之君子得失與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恥惡見歸爲僕

悠悠耳千萬幸察裁又正歲出山來幸爲道區區此公勁直處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聽甚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答劉平父書　同前

前日奉聞可且自觀書恐衆說紛紜未能自決即且理會讀書如何一兩說未編次可及今爲之他日相聚裁定此論語句者看四書似未次熟可兼新舊看爲佳去歲所治大抵葉未熟者今恐溫尋之爲善向數奉語可錄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紙時復省察了與未了及數此最善蓋辭相聚一年所進業殊少所當爲而未爲者殊多今又疾病如此羸頓勢未能出與兄相聚亦思索讀究未得恐負大碩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復奉白幸惟思之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別無子弟門深閑事有不可勝慮者不惟惰游廢業爲不可賓客至者談謔笑處無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間役自不來矣

與黄寺丞直卿　陳北溪淳

其餘粵南隱與同門朋友書問不相接孤寂空閒惟遵守師訓
而已鄉間諸老在師門者皆已零落在後進輩又絕無此志可
繼後以嗣音惟鄰郡泉莆間初稍有信向相從辯質者然幾或
有一二可望去歲以特試來中都四方才俊所萃有平昔同門
未相識者多得會面然亦所造不齊惟得見明而守剛者既而
赴試院季仁拉宿書院近二月日頗得與識友會聚及道嚴陵
又為鄭寺丞留郡學與諸生切磨兩月而歸大抵世上一派禪
學年來頗旺於江浙間士夫之有志者多陷其中而最尤甚及
驗其講論前月後士方多有聲發知聖門實學之所以然而達
邪正二路之由分亦有一二後進未雜可教因參注冊至中
都復與季仁居處雜接見一二人亦頗有志畢竟先為禪門薰
染未必果能渙然一於政賤易詹則此道在天地間誠可謂孱
孱孤立而邪說鼓行之惑人心乃如彼其昌熾識者深為之隱
憂何特得天開日明然則撥回狂瀾而注之東者獨惟吾兄是

頃聞在安慶頗得行志繼聞與時扞格而歸世道之衰位人君子自是難於有行且退處里閭爲一方享者主盟循其才質而成就之使師道之傳得以有光於時亦不爲無補也

答陳伯澡書　北溪

吾友天資粹淡最是近道而又立志於此曾用工夫已識門戶趨向矣加之妙齡甚富儘可看其第根表冬高會只半日會處不及數日由講論以發高明之見尔閑居無良朋善友與流俗混厭易隨得人先須堅立此志常以顏子有爲若是者在念而自提撕以孟子未免鄉人者爲憂務亦自日泥濁以埋沒不退縮然後循序用功以副之其爲工夫大要處亦不過致知力行二事而已二者皆是齊頭着力並做不是截然爲二事先致知了而後力行只是一套事真能知則真能行々之不力非行之罪皆由知之者不真切須到見善真如好々色見惡真如惡々臭然後爲知得親切而謂知之至知之至則行之力即使在其中

矣自古聖賢諄諄爲人處皆在此數二者之中言之則其最要
又在格物上多著工夫格至也窮至事物之理表裏精粗無遺情
如親到而見其然如大學或問中程子所說格物諸條則其用
功次第極爲明備至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又在主敬此
又是日用貫動靜之大所以喚醒此心常存於此惺惺不昧然
後看理不散漫而知可精作事不差謬而行可達若夫讀書之
序則須先小學以立其基址次大學以提其綱領次論孟以玩
其精微然後會其極於中庸此亦詳見大學或問中且就此數
書用功有疑可以書質往復俟此等工夫既後做會令正訂未爲
晚也

答程宗武書　洪平齋

前辱見過清談娓娓數鄙吝之意消矣謂讀書爲文皆以優游涵泳
而得之優游涵泳之功非勝之揠之者所能爲也故必主之以
靜效靜其形以靜其心危坐沉思始能會古人之意於精湘之

外不推進於文又且進於道余世有服雖散而心实馳者亦有心欲靜而牽於物於物不能静者大約息心而後能收心形且不息心豈能收心不能收乎於何有異端之子猶能以觀異端白数踵後息爲攻[illegible]僞乃不能斂方寸於探堵自[illegible]欲求史記於名山大川如子長是爲大也是自怨也吾子年甚少天資迢高特其天資之高而忘其年之不能常也濡筆伸紙前無古人則其所以慰吾白者何如之望則未免老歲月於奔走吾爲子懼夫君子之於学藏焉脩焉息焉游焉藏脩学也息游亦学也非曰備肢体以爲息縱耳目以爲游也藏脩之未加而假息游以自放求乎文之進且不可得況道乎云云

與洪子齋書　　鶴林

洪批把甄時僅得一番交信此後暑[illegible][illegible]音題不聞新進士自邑中回每言郎中不相遺忘每於文字議論則多所推許吾行天下半矣不知何以得此於郎中哉亦焉風高翔之後鳴者東味

巢於河岸近日稍〻復興讀書絶響而袁之人我亦以与明庭
之端然較之乙酉封事其伉直之風高矣閣下我時想秦宇益
痛艶樹花之生香盼庭草之再緑境与心會神与神會所讀之
書与聖賢會所詠斯陶賞有不可淮者獨恨敎維以此欲一望
炎人而咫尺有絳河之隔耳其資稟沉毅言笃比來官於中都
比州縣間竟是事省且亦有一二耐久朋友可以講切近年來
肴得先民之所以教民只要人着己下穿実功夫不欲令人多
作文字故黄離之象曰畜牝牛吉中庸之訓曰衣錦尚絅以此
弥寡於言不甚粘弄筆墨比過崩諸有詩客騎馬雪夜相訪又
未免随分酬荅然枯燥之病深研磨之工少殆如白地明光之
綾但有其揎而無精采也云云向者得郎中之文讀之神采精
麗華藻絢發只作綴文之士看別來幾時今則渾造古澹矣記
之規為叙置殆如白云海灑於蒼岩翠谷間而自生態度流水
盤紆詰曲鳴入長河而不見底云云

上疊山先生書　　　　雙湖

二月六日新安學生前鄉貢進士胡一桂謹熏沐裁書百拜獻于提刑殿講疊山先生閣下。某嘗讀周元公易通有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所謂道德者何也其綱有三其倫有五原於天設於地品節於聖人通行於千萬世由乎此則安不由乎此則危由乎此則為諸夏為人不由乎此則為蛮貊為禽獸斷斷乎其不可易之論也然嘗推夫自開闢以來宇宙不知其幾變而所謂道德疑若為之而俱變者實其之表盡有天焉寓於其交際之間必生一二傑魁瑰瑋之士以身任道德之寄把握扶植於不壞不滅之地夫天既以道德重寄付托於其人則其愛之護之俾得優游適志以順乎其天顧乃不然或使之憂患困苦至殺身而後僅可以成仁或拂亂其所為使之飢寒流離顛沛於万死而不得死栖栖焉寄隻影於遐陬僻壤間而時儉富貴者洋洋

得志功名曉暢焉以為至愚至窮不通時變自陷於困窮所謂於不足恤者若是而獨其把握扶植此道德於不墜不減之地者不啻如一髮引千鈞之難何哉蓋不然天地間万形皆有敝惟理獨不朽宇宙間事固有困於氣数之下得不然者而所謂道德之理則實未嘗一息可廢尚非其人亦不能以自植是以必于人是托然人品下一有溢於欲世者有暴戾以拂者有不能忍於飢寒而流涎於富貴者有牢關固鉅人以其始而卒喪其節者有自愛其才而[illegible]約者有功之無力以自舊忽賤機而遂泥者若是者亦不足以任道德之寄往二天亦嘗厭數於此徒是以付托一二人於斯世必使之憂患苦義身以成仁必拂亂其所為飢寒流落顛於方死而後得聚如精金百鍊曾不變其所守任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亦以其身不足愛而道德之為可愛且將以愧天下之曾儗人爵食人祿者若此者是真可以任道德之寄焉黎錦子所謂士爲世一

人周子所謂道德有於身者是也游吾目兮八荒尽得大人君
子道德有於身者焉之依皈舍先生之外其誰哉惟先生抱
三光五岳之正氣負三綱五常之重任涉世於僉壬之年秉操
於立朝之日一時權姦如虎豹九閽磨牙搖毒而浩然之氣至
大至剛以直養而无害豈曾不為之撓屈居常抱膝林泉朗誦先
生大雅之章想見人豪而不泥懸絕无階趨拜茲者恭聞聲神
龍於九淵翔鳳凰於千仞愈德自持而爵祿不足以移高尚自
立而王侯不足以屈集菴囊修初服而草甫逢披取更之末嘗
卧蓮舟讀玉書而天祿石渠宗主之有屬斯文倚之為命脉衣
冠賴之以綱維義夫節婦德所標表以益堅亂臣賊子有所觀
望以羞恥道德之興廢則係於先生之一身而把握扶植之責
俱重而匪輕也故昔以忠言直節危行人不得以議其訐今也危行
言遜人亦莫得以議其脂韋梅福之於炎劉淵明之為司馬時
不同而処亦異也嗚呼天地猶有憾乎私先生之行終不能無

日月猶有蝕昭乎先生之心終不能蔽雷霆猶有以刻我先生
之氣終不能遏此真所謂道德有於身而千萬世一人之人也
稍有志於道德之士可不承下風而[illegible]餘光哉我文定徽宗古
歙士族蓋自六世兩伯祖欽鉞接武元豊之第而高伯祖昴政
和間由辟雍第大常丞吏部朱韋齋先生有同邑同年之好尚
祖淵紹興初分路省元從收比科詩書之傳道德之脉三百年
於此矣予年五六歲而讀父書十二三而能文十八而登名於天
府年少氣銳不但視功名如唾取湘亦不為有志於當世者矣何
天地之寶柔長而洞達之知已丕孟明之舟未焚而郟鄏之鼎
已易事蓋有大謬不然者我之為我亦无度有志於斯世矣且
比年以來夭疾其咄仲卑其聽庸人孺子莫或肯之捐風中夜
以思默然領會意者造物仁愛之深故欲使為无聞之人專心
致志於孝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道德之源无絶其源无迷
其途而已乎撰觀其家閣畫遺兩屋而紫陽夫子之易又平日所

熙尚伏讀象君易啓蒙通釋吾易川庭既已獲入擂謂本義提
綱振領而節目未詳於是又取語錄而附之纂集諸說間發己
意至若卦象之異同文言之疑義自崇儒已來千有餘年未有
能灼知其說者其本一旦豁然貫通若有陰相而默啓之於是作
爲卦象圖說又作爲疑文言並而使之未有圖也而圖之十翼
之未有論也而論之啓蒙本義有大功於天下後世而人莫知
也又表而出之凡此者皆務綜葺繢句以爲能記事纂言以爲
多哉亦以明經乃儒者之事況大之爲天地幽之爲鬼神明之
爲君臣治亂別之爲賢邪進退于以立三才之道于以順性命
之理于以盡事物之變通天下之故莫不畢備於易於此乎有
得焉亦庶乎身心收斂不至於馳而所謂至尊之道至貴之德
亦豈是以不失焉耳書成而鄉之老師宿儒莫不爲之許可其
亦自處歲月之不虛度矣然左太沖三都賦固未嘗不爲奇偉
之書使不遇皇甫謐稱其而爲之亭亦何以信今傳而噴於後

試今海內以先生爲道德之宗工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
佳士其賢是以不遠千里往拜文函塵瀆視聽求片言以爲之龍
嚴何之書帛綃粹尚徼先生之高名令文書傳之不朽施之罔極
卑何幸吾身向者惟先生進而教之寔惟門士之至願干冒師
嚴不情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按察司聘教官書

至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江湖東道提刑按察司以明時等
奉書孚思梅路教授等切惟經緯乾坤不可一日廢吾道修明
教化不可一日無師儒蓋師道不立則一世無善人道化不行
則一日無善治古先帝王之盛時興學有地司教有官比至司
封人人有君子之行致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萬世開
太平也當今混一區宇崇獎斯文汲汲以勉勵學校爲明教化
爲第一義是與五帝三王同一軌轍某等首備官司實董斯事
頗聞近年不無爲路學校庠序之教非不設有名無實而不務

甚者山林岩穴之士非不多往往息交絕游而獨善其身遂使羣居終日而言不及義趨事爭競而相師成風尚口耳者皆賣跡之功事技業者非有本之文事不師古人不知適風俗不美而世道隳之如此而欲躋唐虞三代之隆何可得也比從圓議維新冀圖除已行下所屬學院申明教化外本司廣致禮羅招徠俊彥俾任講司以提綱領然非其人不在效選仄聞思梅路教道足以隆世文足以華國務實學而不至於有躰而無用為通儒而不至於執經而廢權仕止以時進退以禮固嘗屈留林以私淑其徒今豈不能回眼情而有教無類乎頭賜不吝以副所願自此教條一彰放之而準由一家之善推而為一鄉之善又推而爲天下之善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其於世道豈曰小補哉幸無以驅弱毋多遜謹再拜裁書惟執事為世道人才計重真念之

與饒宗路西府判薦朱本山長　　晶岡山

知公度量足以翕受一世之人物敢以士獻朱文公之後能世
濟其美者亦希矣四方遵閱幾年長大息其客閩十三年所交
朋友能讀四書者甚多求其明辨力行古賤者猶鬼光悅文公
四書之教者惟泳道朱公沂一人癸未年初識之逆旅中狀兒
与文公无異嘗扣問其姓字則文公曾孫也聽其議論矧其志
遐紹以西比人無一點江南時文氣習遂為莫逆交每歲或一
相會觀其論古今人物高下國家興廢善類仕止久速之故攄
盡革獨存根株使其老為太平民正謂胡瑗嘉祐中講官也
生不逢時可以為浩歎乙亥以前侍從監司太守以遺逸薦者衆
矣泳道皆不應聘其問其故則曰吾家如侍郎在總領鐵錢譖
秘撰後非不遇賢宰相以文公之故管官燕仕如取諸寄終為
一俗吏既无補於世道徒有忝於家聲此其所深愧也所以用
力文字与郡國薦名必由科第舊身者頓一洒從祖從叔從兄
之恥使文公之道取信於万世也天邪命邪今何言哉其所圖而

悲之進誦努力加餐飯先事長揖兕兩句以相勉今雁建安書
院與擇菜硐梅菴狂篤訪之延至門下與之談論必有以勘發
心諸若若信其非江南詩文氣習則頗以建安武夷書院山長或
提教官待之亦扶持世道因起斯文第一義也

與劉春甫就館書　　好山

嘗謂斯文一脈自過江來寄士大夫者百餘歲薦紳冠講磨膺倚
城不弦歌也嘶風一矢万筆投吡斯文何負於士大夫而士大
夫忍斬文至此哉紛紛肉眼無像逐士大夫而負斯文益負哉
文矣其果切志焉毋當聞雞起舞時揖目東井間者竊然有光者
輒呼兒姪僮童宗之曰天運云云此人事盡欠洙泗之鐸河汾之琴
豈可一日不鳴以中邪欲使先生勿以六經古為千古所謂山
家意思一般者兒姪輩贊立程門雪則夫明道伊川眉磨幾軸
金石而玉振之是所願望切知茅屋秋風首盤朝日苜蓿不足
以致醲郁然筮而有竹一區有山万疊以供烟雲川露之需而

先生必不輕我矣

聘人就館　　　　張秋湖

十月小春一年好景共惟其人心醉六經眼空四海文候起居
多福甚慰自戊申中秋學館照例上莊此明月抱別館標月又
我圓缺矣既我星穿新月祗芒其仰懷契隆甄賞直稟昔比止
老以編書授吾子孫且曰讀之可為王者師書之功用甚大然
使吾子孫不讀雖有此書如無此書豈至侯封万户而知書之不負
人孫乎讀與不讀正切於之讀者又存乎師兒姪二三人未有
斷鈴發蹟頭角者嗣成館客匪此露賢仰惟閣下奇隨滄溟才甲
當寰誠中人物獨步方外借徑秋風橫飛万里宜立天獨遲之
殆將以福後學也乙卯之秋丙辰之春天又役我所以福後學
者猶蒼蒼則兄猶仰望正為所敢存執事膺為數年之師圖以續
一線之命以答前日真人無人才也豈就是撫而招之欲向容
易于曰不然何有東齊之窮之書尊事以貴弟伯昔之契敢敢借

以禮讓之以道義相規以意氣相許以有光齋舍增重則兒姪之福抑門戶之福也

与友人請益書

頃焉相聚恰周星辭去幽閑闃然淡泊而无味固知不足以久驚駒之足去秋翩一遊莫我驚聚之樂散之思其所以為久近者非人之所能為也古人固有一見而寫我心者有一夜話而勝十年讀書者有坐春風二月而終身用不盡者成化之速乃如是其鈍根雜滯舊書纏繞與執事相聚周星豈无一得學而為間不用言塞矣宜說事有漸隔亦況鴑之馬不以鞭策亦況相別又周星耶凝頤道者曰申頫自謂一日不可无倏无可或問其故曰无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不得聞過矣人不可与不勝己者處鈍滯了人其人勝己者且能攻人之過一日不可无況周星之別耶此吳下之所以終於蒙也其老矣无能為役李先生嘗從游者也師弟子之情必不若是恝一言之

險其於嶮若一字之訓敵於輒扑離其誅守勝下焉能將造文
庶居諸飛騰不无望於斅學之人但君之賦凌雲矣論回大矣
欒泉董公孫矣其見於時文集中所傳誦矣其珠玑可弄塁
揣想勉語尉為勳工者所異傾囷倒廩以飽其採擷之腹其始
顧固不及此抑亦者各辭有以啓其來教也借越借越宗物耶
以見意甚誠不敢以是餂人輙措是以進一古口之說得毋以
老皖究我耶是恐嘉喜无用誠不當嘗昧但以管窺蠡測切見
門下才清氣爽自是天地間好人物自當一飛千仞以濟天下
以瑞朝廷及其攄鵰鶚已是淹君二十年矣雖然欲遠者志必宏
器大者不可以小受古人每於靜処用工夫蓋所守定則所見
有所主堅則所行力以執事之才倘於閑処着一年工夫自是
不可當也君子所以処陰陽未定之我者待功名之來去喜色
甚須瀆欲安形性壽諸輙中言之以爲揣毫獻抑其未參觀祝頌
孝之語也并乞台照

答刘存畊許就館　　周濂伯

觀漢初四大字校求儒雅當時言易言書言詩言禮春秋者卒齊魯之士他國罕聞焉蓋亦甚矣之後不發其業者惟此二邦耳景運參差巍燦咊目昔日之文章今亦直爲此蕭艾能如伏氏之子於浮近申韓之師友甚於霸術晨星矣有求緘書貫義林擊覆謂不敢以齊人之好學疏此語敢与史氏傳儒林之意合且含歷參學士一末必工琴已先忘不若工吾之琴以有待誠齋先生之言豈敢亭哉敢不靈承台雅与諸郎安敢齊魯諸儒之所宗竟者而商之以俟光景雖然豈惟齊魯諸儒哉河汾王氏所以与房杜王魏諸賢講明亦不得此意此意非豪傑之士不能識故敢為執事誦之

与黃兄許就館　　陳益齋

九十日春哉一半雨能幾悲心声絃入雅奏大之輿樹其年歲學物者故託之得同秋風涂徹人事無鴻名同升而实殊游遂使

江西文字又後常抱獨人何巧於歧而二之若此近得廠前所賜脩水集帖雖未快先覩然唐元和所在當時見之不為新異自見之不為舊也其見道味味万未覩一尺雪門府尚文立腳過好為人師〻勿于我每思檢〻有欲不明不植玉石有琢不友不益是以學〻擔語寄人雖卑異有觀臺麗習之得若安以模範自尊大則不敢小況真鴻天質汗馬心地歸而求之有餘師而近舍皇甫何邪異日卒業還侍兩耳之實无卑詞之獲千趾之下先十趾之適張將矣官雖然小人之書裘雖有底而不敢不竭威畏方貞吸尚幸涵容臨書溯懷

与黃堂劉侍家館　　羅澗谷

某自頃沛以來僅能以毛筆點突煤幸恕崖略其別後忽〻一年一年之間何所不有欲弃捐勿復道柰何其弃捐也欲卒言之尚需更僕九賤雖皆寒方寸自省虛日用工夫間神超心得何當日摯一斂嘗老退某慨思東都崇沸假息无所而幽之雲

荆之表各以其力遮蔽一時人士屢之日淺若表所主班班可見近而孔明躬耕其野遂而仲宣倚其樓矣其間尚藉以立腳小人居所東距馬跡不一舍震字此可如之南則入九長亭遊龍之騎一食頃可至旄倪之吟吟焉勝不着帶數月矣雖間自郭村以西四塞以為固者登嘯処可得尋否有黎山人至上邑有所訪因俾導意叨一隱処倘有可使催覿深頭自托

答請就館　　書臺

某一年家居少所交接故久無從問起居狀念此稍熟則古貌厖眉又忽忽如在前矣黎山人來出示八月甲子日書紙墨精明字体端雅父兄發答一時聚觀得知聰明和氣之未衰而干戈麽慮不能一毫入其中也鬼神交爭白晝長春凡眼前一器一物無不作怪獨閒進退從容無所抵觸俾宋司馬之墓加新政欲先生一琴操耳吾鄉山水必遇詩人不彼結緣此意甚盛云云台只命如其有意於此願賜一言為其先使得從容溪與野鶴

以宜君子之館秋氣正深顛言珎重臨晷多懷不能肯備

薦人就館　　鄧賢伯

別來又是別一宇宙秋風看人回視湘関北君推案大呼直有擲戈直上意氣亦豈知人間有今日哉子期死而伯牙破琴惠施没而莊周无言嗚二者乃猶群徒讀子曰不休其為不識世界輕重也審矣見謂階庭玉樹此意更是緊得不審問春尚延師否年來好朋友極難得盖緣鄧耳氏侯冥除門庭燒熱吾黨改化於漢人所謂刀筆胥販者往二以是日會其人亦以為言且聞有出山意此君冥説數法只吉之對坐請談亦大有長益在階庭不問師則已若猶未免宜无以易此用敢以姓名聞于左右

答友人書

平生所學何事今將有用矣方今天下事如之何如之何兄常思所以撥揭其綱領而究竟其弊端矣乎山林間客亦嘗與聞

風得无有當斟酌乎大抵猛進勇往之心勝者多易斷趨奇鬪巧之智高者每易流此其心已猶慮未周而况以天下自任者乎足之才不可及己山林窮叟近嘗觀娩華甫數語似可為高明助義理工夫乃致君澤民之事業華甫則以為從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覩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七分真及非精体實踐則從為談下文采之資奈朱文公讀之久矣正緣不欲於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活精神也乾尊於擔上看耶於樹頭枝底看耶其多病日与故人疎然嘗因其多病以察性詣之然後知所攻擊排斥者在身為病根在心為私欲涵養保護者在身為元氣而在心為天理今病根雖去未保其不來元氣雖還尚憂其或耗天理私欲之分其敵不於絲毫眇忽之間精求而實踐之皓然於經濟志矣但欲於隙處着少工夫求為天地間一寡過之人而不可得况其敢之哉云〻

又

取友我十年而得如其人者不數人耳一見於東山叟亮大
侯時昔猶恨相聚之日淺追惟抵中嘗慶未去足而其人已衢
兩眾前矣自後真成往教頻荒賤賞足原品類之反而於我若
有私焉一日相從百年見肺肝古人端不虛語一別又許時矣
想君過後之思我亦猶我之思君也暑天下誰謂構得書豈甚留
動靜之詳為之釋然其自謂功名之或可幸致今斯之矣才如
其人而求觸我輩真絕望矣回頭依謝恐早來織淚之猶欲挽
而寘之於書生之伍何耶大意生賢須有用惟君可以當此語
不若之我相似我何日而猶借其不才也謙捣下臨又欲索其
舊依長者毋賤言多矣為而及我也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意尚然
是乎厚意不敢忘學而催書未行怨怨不及多錄績納奇
也陳人歸休矣忽貧无柰服藥亦无柰貧尚能慮風雨對床
之夜時賜金玉以寵之幸甚

上蘇東坡書 又見

黃山谷

某再拜某函少且賤又不自量無一可以學君子故嘗學實見有宜宁
於衆人之中而終不得備使令於前後伏惟門下李閣文章度
越前輩大雅潛博約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退補郡輒上課
最可謂名實相當內外稱服凡此數者使人爲難兼而閣下所
過海涵地負此時所見於一國一州者耳惟閣下淵源如此而
縱進之士不顧親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則非人之情也使
有長彼非用心於富貴榮辱頭目攢計功道不同不相爲謀則
淺陋自是已無所事之志融融于既已知之者宜其失幸邀有
聞於文児師友已二三累之外然獨未嘗望履閣下則以爲少
且賤又不肖耳我辛已來又爲禄仕所羈靡闢閣下之風樂承教
而未得者也今自竊食於魏會閣下開幕府存訪問傳音相聞
閣下又不以未嘗及門過垂言許儀使有讀鐘大律之重盡心視
則千里晤對情見則違座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
通書於下執事夫以少事長以士交於大夫不肖且承賢禮固有數

似不當如此恭惟古之賢者有以甲士朔人罷去殺伍新道章書啟切取爲非閣下之恉賢素如何特不可道不敢也仰特知察故又作古風詩二章賦諸從者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之所以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中耳與我並時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宜如何哉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今則未見而寫我心矣氣候暄冷尖宜不審何如伏乞爲吾道珍寶

上小蘇先生書

某頓首再拜誦執事之文章而願見一千年矣寬秀絕縈一州輒激越迄無參對之士每得於師友兄弟間知執事治氣養心之美大德不踰小物不發沈潛而樂易致曲而遂直欲規小可撰欲諫不能忘雖形迹闊遠而平生詠嘆如千載處家閭俗矣柳下惠之風而動心者然惟小人不裕於學彷徉塵眂之外僕拙無所可用既已成就雖造物之鑪錘不能使之工也得其極

南辛澂革任旁郡且當承教爲万金良藥使痼疾少愈而到官以來能專攻不勝擘劃陸沉簿領救過不暇筆患不足以寫心之精微故每欲作記而中休時因過客有高安行者必問動靜以其所言參其所不能言承與司農虞之論聯職不忘賢閣負舍者尊席良以自尉此得報伯氏書謝過辱不遺緒言見又故不自量非遵鐵承請左右敢問不肖既全於拙矣於事無補昧不了人之愛憎人謂我失愚非所卹獨不知於道得少分否耶惟聞道先我爲世而偏有房於此初因聞而知之因求尚賜擊石之誨抱疾呻吟仁者或憫救之不贅體力何如伏惟萬福願強飯自重不宣

回洪平齋書 論文字

某每得郎中書輒數日把玩不能去手守宅忽還中復患氣兒帖扶精意於象外露生機於畫底已遍然不肯作世間書所謂天機在半夜子之初人事在五更三之後尤佳對此第欲某不

撒彼一轉語不識郎中肯以迎長日之至若為復乎爻自夏五至冬十一月者一年之復也自午初至半夜者一日之復也自午日凡七日復得子者一月之復也自午歲凡七歲復得子歲者一紀之復也天道循環卦氣流通合之為一紀分之為一歲析之為一月無日不可觀來復無時不可驗生意故周子以靜處測陰陽之根程子以動處觀天地之心邵子兼以動靜來往之間閱三十六宮之春或自小雪積之或自中子起卦或又謂漲纏層疊純体破体本氣餘氣縱旋横設無不可觀只看人落處何如耳不知落處明安得用處活彼曆家以尺管候陽氣登家以寸口切陽脉修煉之家以鉛鼎玄珠進火候般運之家以截竹喚龜鼓琴招風行子午法皆取之造物還之吾身豈有秀於百家九流而不能搖易顛躓天根哉郎中六七年間過居南宮之下必能靜閱陰陽進減之理洞叩往聖參同之鑰不知於此時節作何卦會作何爻看龍蛇之蟄未嘗不安也尺蠖之

屈未嘗不伸也稍挫而秀發仰而生未嘗不自拾於天壤之間也想朋友之進說於郎中者多謂豎儒排剝之父則其發達也必艱須暌明求而後先各此猶未免於周孔脚迹下盤旋負亦郎中之心者未必尔也家參子黃民皆受命小童吸井花洗破硯漫皆來教不覺盈民冒日脊會哲新著魚其談精到

與洪平齋書論文

其日困秋暑一夜風雨撼搖窗屋殆如痒處得爬不必倩麻姑亦為之一快也不審邸寓接豪收宝帖備月請掌之力講經之功蔣蘇二子皆因作文者時作道理故前書謂之倒學然東坡如銀山鐵壁上得地位十分完年退之如歐陽公當復終未免一時有倒懸處畢竟本心磨滅不得當留可求一段伊川以義言上說以命言久之矣更有新得望將書所見以質其疑又有借書之請心存年來備藏頗富必能得皇陵實錄日曆會要等書又稼軒石湖趙忠定王宣子盤文集專遣僕干執事幸語

脩身驗心卑小頁以回不勝坐感每思一事雖瑣瑣亦亦言得三二八分但精竟不強終不遺忘又未免犯東坡類粥漁之戒矣可怜也今歲晝見八路黑青此爲何祥耶御綫錯之一機露機月之半指正有資爲耐久朋友也魚酒伴等二矣大略對客草草略之度分辛甚

與眞西山書　魏鶴山

某生長東蜀自小孝讀書既強而仕已知有先生長者之名欲越拜於下風而道遠江長莫能羸糧撰履此以惟以書請益而又隨於因循既作復輟先儒謂悠悠憒憒匪過歲月是可懼也去年春今嗣就院相過始得尙書所爲文冠帶讀之夜氣一箴眞丹刺手不息之正也拱極一記考槃在澗永矢弗諼之義也擴褻一銘俗後淑義服淺於人之訓也坐右十圈間而激勉揄僚屬四事明而切翰林詞草一編溫醇深潤其思油然以悠其味顋然以長也某雖未識尙書之面然見其心矣化解文章人

物消磨殆盡之舊未泯殆盡新固之采芭苑殖未豐中外所屬望以扶持世教康濟時艱者尚書一人而已命召經綸朔野胥慶僉謂温公起洛鄴之游龍能出雲雨蜀公起蜀鄴之麒鳳能服猛鷙豈群賢翕聚固為朝家美瑞而大賢出處尤關國之重輕是以求有以副海內之望可也危機交急憂虞方殆最是人心蠱壞陷溺既深非得華佗換腸滌胃之方恐亦未可全恃尚書經濟之藏著幾古今以知所処於此矣某材不能適時用學不能輔理化漫以片文隻字奏於作者之庭詞翰未工尽者已衰每思黃離畜牝之吉深味中庸尚絅之訓決於韜晦定遂顛隮所賴尚書主吾道之宗盟立斯文之慧命忽延吉士倚作金城如某者尚得一望門墻參侍誨語持是以歸見鄉父兄是亦終身之願也草此修問惟望為宗社保重

與魏鶴山書　吳西山

某每謂侍郎文章天下所共知而某知之為最深愈於天下之

令何則文以神志為主畀時过人遂客旅於愛重傷於感慨托
於血氣既衰困苦而无精采而侍郎養熟流凝神全志一作為
文章夫力自到其延蕩逸而深其声情越而長如羅峯山記於
彫老去才尽一段洗筆池記說咸之良感良之实見俱造微密
最是李侍郎北園記於豐道扶教極有功而舜俞山房記根本
六經之奧義演出先王之大法其余李者準李工夫凡所關繫
冶迭吞意与神馳文简筆健隱然有味之言出於記事之外此則
侍郎之所独得而非所切以為知侍郎之深俞於天下之人者此
也獨諸处祠堂記汤今猶未見本只以前書所教謂後世祠堂
大況古无此典謂先聖先師之祀只是漢儒之說而唐元不出
闕里此却不能无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学政凡
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祭於瞽宗瞽宗殷学也有道有德者
先師之類以其有道藝德行可以為人之師而祀之於学所
其宜也不知何以謂之古无此典此其疑一也自孔子宴寞師

説誣民戰國以來、礼壞樂崩、秦焚詩書、隳學校、何有於先聖
先師、漢興至元朔五年、始詔天下郡国建立學官、而求平之際
皆嘗祀孔子之祀、則自漢以前先聖之廟固未嘗不出闕里也
孔經如戴氏所記、鄭康成所釋、其它傳會処不无舛駁、至論先
聖先師之祀、釋奠舍菜之典、互見錯出、少有停妥、所以陳祥道
礼書、朱文公亦制多從其説、恐未有可槩以漢儒之説為非否
此其疑二也。古人假有廟以祭於瞽宗、与從言之、其义則殆矣、然延
陵季子亦曰、若魂氣則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者、謂聖賢流
動洋溢、无所往而不在也、今有抱道懷德之士、出為大賢、没為
先師、世之相後、百有余載、地之相去千有余里、精爽翕歆於
神明、能使人齋明盛服、飾礼容、羞旨馔、荷而祀之、有不敢忘者
茲豈強而致之哉。士讀聖賢之書、傳聖賢之心、氣脉之通、自相
関属、與祭祀、非誣其敵也、以類、初不必郎道州而祀濂溪、郎関
中而祀横渠、郎伊洛而祀伊川明道、以此看得尚來朱張二先

生記諸儒之詞不是放过亦礼义之所當然耳此其疑二也侍郎稽古攷文出入經傳何有一物不知但髙明之见極則往往於商論之間必欲發先儒之所未發先儒固有發揮未尽者而天理之與人情之中恐不能过也其說李安敢妄有疑議而於此二条实有未達且蒙侍郎虛心下問故復以此質之門墻㓜望明賜開曉俾知有所据守豁然如大寐之得醒斯爲幸矣前書所問紀陛魏謚二事併希賜荅

回魏鶴山書

某自入春來凡三拜起居狀其下後两書亦有及乎問李行之之要正欲求警誨一語濯去舊見以來新知玆領四月念八日台汗則知鐫有二月十八日一緘開緘書月也侍郎閒靜中明理之精義明要害中觀物物格知至今以天子之命出守叙服只以得之聖賢者必家出之寘人何患不安寘人何患不信徑從此開北定規摹可也東州惟沪叙兵尚可用玆得來書乃謂

搜練簡閱僅得弩手百人弩之二十枝掌大府而卑寡若是將何以為困軍曰長史實同旅人昔賢蓋不虛語也其毋病今時一種議論率謂儒者不能悦暢軍事曾不知胡安定在卅州更陳法治兵器開廢地為營田募士人為兵雜軍校番置亭障斷役輒飲之酒訪備邊利害張亢豪每與人論造戰舡法曰此事甚易可作一小者討其丈尺廣狹長短即是推之則大者可見天下之大何有一事非吾儒為之邪區區所望於侍郎者第欲於實用上做起工夫然後能有濟也散言之事抱空濡懷豈存養清明之氣輯成嘉靖之福

回魏鶴山書

某自承侍郎建捆書櫝之礼未嘗擴紀六月十八又拜一書附成都月巡以往不審曾洞徹否臨不及磨救近方到脩門已一冊府會目知体況甚無恙声不驚卑務多暇又聞即北山之堂既重与修葺群鄉之秀茂講道肆業其間此古者諸侯所以師保

万民之意是故侍郎之所樂為也然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而
未嘗不形見乎事物為學之方固當存養於德性而亦不可不
省察乎实行俗流失丗敗壞而今之為士者猶務為空談以長
華競侍郎欲救弊竊謂當如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一齋治兵
治民水利算法之類各使諸生精論熟講若請堂長又當如朱
文公在漳州博採公論延請佸退老成者以為表率庶使後生
少知尊敬尚德之意却不必待科名之士而後為之如此則學
辨有益而精覈不遺向背既明而趍舍自定斯民心出治道此
其某也并登朝六載二對清光每當晝思之時必自盟其心不
敢妄有一詞以娛悅其上近所陳二札首篇祖述无田甫田之
旨一篇畧陳大風有隧之戒而亡議者已不樂異常論事之謀
已有疏駁其不然者恐得因此汰去未可知也副本録呈仍乞
鑒誨幸甚臨望旌采拖異為邦社保重

回邵先生書 翁季

其頭首辱示少儀見推一日之長雖荷傾倒之意不獲終辭領德薄而道不明何以當此媿悚媿悚訪逮所疑尤愧叩之則竭也其謂求之藝賜之達由之勇師之莊皆聖人之一也由夫子觀之其人性莘之敵如此亦猶言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故陳常弒其君請討之亟非以敵國相征也孟子曰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其可以疑也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堯舜之禮有所行周公誅管蔡舜之義不得已也執一而廢百小道故大人弗為故者膠於物之迹也離乎性矣夫愛而畏之性也畏而畏之利也明於故然後可以知性故離非性而可以求性也不離迹而發隙阻以求必行此老氏以智為賊者也妄意如此不審然否

與趙伯允書 翁文

李老杜詩所謂無一字無來處蓋為著也李晚唐諸人詩所謂作法於字其辭猶會作法於今與將何若要須請得通貫因人讀之

百許年來詩非无好処但不用字亦如晉字要須以鍾王為師

与朱和叔書 翁字

承頗留意於字書脩身治經之餘誠勝他事然要須以古人為師筆法須欲清勁必以質厚為本古人論書以沉着痛快為善吾之書家称徐季海書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其大意可知凡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其大病直須落筆一一端正至於放筆自然成行草則雖草而筆意端正最忌用意裝綴便不成書

回秦足書

舜禹教習六勝為尉学問之本以自見其性為難誠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飲食則列於尊彝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鍾鼓為之說故凡已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隨人有工拙者吾字雖欲盡心夫有所不瑕相見乃尽之

與友人書

前承喻作木山記跋尾以明允公之文章如天地之有元氣万物資之而春者也豈可復刻畫藻繪哉往年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或作一小記其前王荊公見之曰佛頭上豈可著糞竊深歎惜以為名言今作序引後記焉無足信於世待我而後取重尔足下深諒之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二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三　宋集

儒學門　文類

書一

上曾子固書　張文潛

某嘗以謂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剛柔緩急之氣繁簡舒徐之節出乎其誠不隱其所已至不強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爲楚声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則蓄德遁志不可隱伏蓋古之人不知言則无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与德二者不可以相通而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与夫无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某之初爲文最喜讀左氏離騷之書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氣俏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初疑於煩左

碩石挑中挺其忠然其誠惻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厭者
乎其終而如撫仁也憤懣懟也畏而自索而非私也彷徨悲嗟
卒无有省之者故語哀以慮以婉自題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
如明珠夜玉明潤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淒怨而感惻也如神
仙煙霞高遠而不可捉也推其言以攷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
三代以來能讀太史公韓退之之文司馬子奇邁慷慨自其
少時周遊天下交結豪傑其學長於討論蹤繹前世之迹窮羅
敢言以蹈於禍故其文章疎蕩明白簡奧而馳騁推其平生之
志有所發於中故其餘章末句時有感激而不凝者韓退之之
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廟之鼎俎至其放逸超卓不可收攬則極
言語之變巧首不足以過之者嗟呼退之之文於唐蓋不愧矣然
其祀人主之推崇禮義而悉雖剛毅而言宏而其學又能獨立
於道德殘裂之後纂孔孟之緒餘以自立其說則愈之文章雖
欲不如是蓋不可得也自唐以來宋五代之紛紜宋興鉅儒而

訖于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進於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佚樂无復向者幽鬱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因起而廬陵歐陽公始爲古文近接西漢遠追三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浮濯而益新而後四方之學者始聽其書而唯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实持其權以開引天下之豪傑而世之號能文章者其出歐陽之門者居十九焉而執事实爲之冠其文章講論與之上下聞之先達以謂公之文其見雖後於歐陽公屹然敵公之所長忘其後先而論次者也某自初讀書即知讀執事之文既長而思之廣求遠訪以盡觀其變嗚呼所以公者自極天下之文者歟

聘饒伯輿書　　　　鶴林

某也州晚學幼讀洙泗聖賢諸書每聞沉潛理學用心科舉外之士未嘗不稱慕傾敬兄家南來徧求之公之書之徒如其知

道張德元錢子山陳惟之皆得與往來從問所得冀先生則亡
策於洪陽又嘗歸之請推堂諸黴君講習有本末制行有矩度
內明外齊靜專勤敏於先邑咸咨之後惟君原憲君子一人而
已某役命出守于此欲以平日所得於學者施之教化而
求所以友事師事者頗難其人俗弊教衰殊未易振起輒欲延
致長者一臨敝州講論經理不獨使國人有所矜式而某朝夕
得以問政問學亦不至肯將為俗吏之歸也承教之實不可虛
拘例還車敝邑禮意有命駕不勝至願春寒尚峭凡途更為吾
道自愛自重

答王子正書

某一自睨影浙江之南望雙劍之雲便覺關塞中間一節以
灾患遲疑得被書問者半載不但簡寄子正也觀中留宅帖詞
豐氣腴見得問學之工益長亦以年歲漸大為學須是痛切激
惻緊做工夫如居燒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如頭刃枝超既渡

沉湎彼途持三日限不上必死无還以然後有得於己若復悠悠〻情〻不明不了於言意閱則將以日復一日吾本然怠性亦隨而滋矣

答羅嗣賢書

去秋八月訪髯珍梧梁竹之游文闊已課醉翁矣霜月之夜細敲菜子空落落花懷我良朋莫商其願台理行帆東去又弗克干一語爲標月指長然而已府教李宏而訪文罷以則毎兒之詞翰間清脾奇峭殆欲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之未振斯公輩李植之禍筆路之荒大有徑庭矣然雅黃陶洽牝之音味中庸尚絅之訓昔之聖賢所以脩身立命体安歸全自有可學可貴者在而古不以文字語言爲事業就文字中言之則又當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而後爲至也向來兄弟亦好爲文詞粗識字換字法今年漸長看來都棄不得日夕戒謹恐懼矣罹爲宵人之口歸故毎讀一書必擇緊要用工如着玩体索令帖若

身上來盡以我觀書則隨語而有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此理甚明明灼灼脩之家庭用之天子之廷不过将此体驗亦廣去詞賢所謂幼學壯行之論大畧其謂此邪浙西春水浙東亟草梓潼与西州山鄉一帶多有流民淮民益肆横天時人事如此要端无窮大游与五福太乙之說更宜詳推測之成都教授元有一任回除李宦呂揮試檢詳兄示恐或可饒舌也自它更冀為天下之宝珍愛為請

回謝德方書論夜氣

痼疾秋末乖絅惟撫經咨暇德履休勝丙戌之冬奉濟粹宇於錦城凡雪中別後音訊嚮洛邦克以書訪問生死懷我良朋第增跳與兹辱遠惠宝帖治治振文繹於右室冷風間自蒙以所講口義下教備見精進之功但孟子論夜氣一章而是自牛山之木处看來然後見得逐句相對枝枝葉葉相當一章指意始為完備牛山之木与人仁義之心先對說箇統日夜之所息雨露之

潤使是存養之功斧斤之伐則是於其良心牛羊又從而牧之
則是梏亡之矣萌蘖之生与好惡与人相近者相照若彼濯濯一
与夜氣不足以存者相應一字也移動不得今凡之講解截自
日夜之所息說去則是捨牛山之木而論日夜雨露之生捨
仁義之心而論平旦晝夜之氣毋說孟子豈得爲活其間又云
夜氣所存者何地乃曰存乎此心又云夜氣清明長存於心即
此心操則存矣如兒之說則是以心包氣更无存養之功消操
為存別无主宰之妙解是論氣究竟是論心等語凡不爲无見於
伊川晦翁之說而窮理未嘗依呼宋圓則見猶未為究竟知猶
未為真知也人心與陰陽五行之正根仁義礼智之良氣与理當
相依附氣清則心為清明氣濁則心為之汩湎不以此氣涵養
此心之理不得今平旦之时未与物接此停滀得此氣則心當
清明迨夫終日營營隨事擾動物欲為之械繫声利為之牽錮
之氣既昏茲心所為之不爽則所謂梏亡者盡而之矣解轉反

爲倒得夜間猶可休息而夜之所息又不足以勝其晝之所亡則浸心也又爲氣所動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矣夫氣猶水也心猶寶珠也水常靜則珠亦瑩徹水渾則和珠亦昏暗然珠与水元初皆是清明之物也故孟子又於其未發出者得其養尚失其養之說若曰外物之來金膠膠擾擾而本然之心未嘗不發見特任乎存養者何如耳心不是只停住在此當從活者謂之曰靜而常有動之機謂之曰因而能爲外之應神明所含變化不測孔子所謂出入无时莫知其鄉者非血謂良心之放而亡也兄乃引流忘无常之說證之則誤矣文公集注中只辯出入无時作神明不測最爲精密或問乃未及更定之書与集注多不類恐難遽信以此見得兄之爲學問思辯其涯而未覩其與也是自河洛而參考其絕響此學孤立无助眾嗜者固不足与有明者又盛爲於无涯而不知止文公嫡派下子孫半已銷落僅有永嘉葉文知廸南康李敬子鄉用周炳庚未与临

江張元德以陽明派德元諸人在此猶非講學者先生之家法其
絕弦斷絃而哉之俟夫德方踊於方山之謝不能講說為時所
其贊者也其自為此來時二擬者深懼此心之放有則反囿
求所以懇切其未嘗而為真是之歸工夫經一不欲便有滲漏
是則可畏也因德方之責不亦宜二有人南來仍望寄去

同嚴子韶書論太極

某比承賢主簿辭榮見過更塵不肖得見於延待弟兄久駐思焉
此為悵然耳即日久序書遺甚賢經循錄書傳後條暢道發千
載要遠言甚遠漢後周子而附二程子橫渠張子唱絕學於衰世
之中祖与孫得孟氏以來不傳之秘然其講道也言質素而不
華理平淡而尤奇微開其端而不大發以告人蓋使學者怡然
自得之也至武夷朱晦菴紫岩張南軒則句句而釋字字而離
精微妙密之蘊蓋已披露无餘矣茲承下問猶以无極太極為
疑致知力行為二豈其於朱張諸書猶未究極其說以欲問而

辯二而知邪太極之理亦妙矣涵動靜生陰陽二氣五行四象

八卦皆於此乎演出文其未生也猶人之寢子二在母中及其

既生也猶人之生子二、在母外流行發育之妙化二生二之機

於是乎无窮矣然是理也无声之可求无臭之可接无有方所

形狀之可見是以周子必曰无極而太極蓋明太極乃无形之

理非有形之物也晦翁披剝閫奧義理極是章明而再軒釋之

曰莫之為而為文勢亦順說者猶謂无極二字不可搭在太極

上大傳言易有太極而不曾言无極此不、惟不見太極且不知

易矣易者无方无体者也而云有大極則无極而太極之理明

矣聖人著易字於太極之上亦何嘗以屋上架屋床上疊床為

嫌哉其如知行之說兄以学者之病分格汗漫陷於徒知徒闘

之地而少有所謂眞積實踐之功脫使眞知驗之躬行卒多悖

矣則兄又誤矣凡躬行之悖矣者皆未嘗眞知之故也知与行

工夫本互相發始條理終條理如人两足相先後行不可偏廢

知之明則行之力行之到則知之徹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
隨之也況乃以窮格為汗漫而以欲從力行然下手格物之工
以至而棄行之心已先則將恐於義理有所不中者矣泰溪
以來豈無忘於力行之士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擿埴索塗
莫適所依卒背於中庸不能與入堯舜之道是殆宜行而已矣
行之惟艱之言蓋不謂此高宗舊學於甘盤則務高宗之知者
甘盤也傅說之告不過欲高宗行其所知而已矣看來須是互
換出以首尾融貫當自脫然有警悟處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
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居其四而行其一某乃欲子
能從致知處下手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以
求之如此則誰得而樽之哉對客之暇隨筆疏去未免掛一漏
万有疑不妨再指教

答呂道夫書 論辨尚書

其簡者不遺在賜書叙詞豐誼渥受諭骨肉以其母之喪設大知

毅夫之亦學亡於此進退出処大略相同更不欲深為毅夫
道僕閱論語衍說久已板行頃象數序引極為平正有朋友自
四方來者略舉數條却未詳其義想深居努力必有精到曷不
綴一編以開警未悟耶其攷訂書傳六年于茲矣前此望早刊定
之聖人而不可見後乎顛書傳之寡者而未有得九二於殘補
衍竹簡而欲窺姚姒殷周二公仲尼之蘊亦已難矣蓋書雖
看文雖全解缺文當攷疑義當攷分章斷句當攷今文與古文
當攷小序與大序當攷帝王之年與史氏之年當攷注疏有直
見理者有極穿鑿者諸家有造乎易者有傷太巧者當攷其如
天文地理歲月日時又不可不細攷也林少穎解只到洛誥而
終呂伯恭只自洛誥而始朱文公解只有虞書二篇周書三篇
今人解書惑於相傳尚此其求之所以深惟也所以歷年滋久而業
未脫用心益勞而功弗就安得一簡而釋此千古之疑哉歲月
易保佳朋難得石酒伴書相聞始見遠意餘衍以斯文珍惡

答汪尚中書論伊川周易傳

底自中六龍守復同玄谿騁於於林水之間粗安其拙與白道而宜毀不問也嘗訪胡明安生死中間得知中肯貫死矣或有謂東坡亦上仙者亦疑之何天之不憖遮此吾道卿收近書問使者以故則知筆婦子恩於吾門哉與出相隔所以人謬傳耳南國讀易損日有新知但六經惟易為最難伊川平生所得只在易傳嘗自言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六十以前紬繹六十以後著書其傳之成也猶不敢輕示門人且云只說得七分今台翁便謂自有此易未有此解何其言之易也且勿言卦象爻辭先說易一字若先生只言變易是謂陰陽相續日月相射晝夜相承死生相根其大綱領不出乎此或者或神遊鑒或曰以玄測或以復傳或以本氣餘氣言或以純体破体論或以飛騰流遁看若見理到亦只是變易之易不然則流為麗傳之学也尚中以為何如近數夫看論語嘗實序引來熬好推論

名上役先去又必須宣告人只是講學經書不妨細商量獨運其年已老也俺與日有約三髮而後已因舍家數載僧又此亡弟纘志一本就納過目以為則然春初以筆撑小艇訪我於花閒當同作徑山洞霄之游發異以斯文斯道致啟

與劉共父樞密　　張南軒

某幸安閒逆不敢廢學無定廬記念省涯不敢竊守樸學顧世衰道微邪說並作肯信此者少獨樞密毅然之志而下取及一得之愚父而益眷焉每念無以稱補萬分退用愧悚來教自以為報主之心有加無已而向者之為有所未慊于中方將沛然用力於古道幾二閱之害且不保靖康之變宦古所無握廬四十餘年矣三綱不明九法盡廢今為何時卿士大夫宴安江沱而莅其鄉其為天爽也此撫他由不講學之故耳今樞密以天子大臣而忘乎此道則其宮為和阿難學之難明也久矣嘗逆之至而千里之隔其用極天地而其端不違乎視聽

食息之間識其端則大躰可求明其躰則大用可充願公勉之

答朱元晦　　前人

近世議論更所謂誅其身則以性氣直尖為可以濟事欺人固
則以忘親若洗為合於時變世間號為賢者殆將往此中況其
他哉此方風俗正道湮微欺食人其可懼也吾曹正當相与
講明至學〻明於下然後有正人心承三聖事業耳

與陳同父　　東萊

某向屢得書無定言者論事錄前此固未知來意但其切謂若
實有意為學者自應本末並舉若有体而無用則所謂躰者必
參差鹵莽無疑也特地拈出却似有不足則矜之病如欲激求
或直談政事之比委曲之數極見誠意自此謹當奉教白來亦
非有所回互但與世酬酢之久雖與故舊書有時筆下多說耳

與學者　　前人

某官所趨安靜學雖不散目盡因一數言謂與世故呻噓全窮究工

夫無窮盡耳切嘗慮時事所以艱難風俗所以澆薄推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也自上而下為勢固易雖不幸而窮然善類既多氣脉以大亦可薰蒸上騰而有轉移之理矣云云

答呂伯恭　晦菴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過勤則非區區淺陋所堪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旨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功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為獻以左右之明學而行之不為異端荒虛浮誕之談所遷惑不為世俗卑近苟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切意其將甚明光大不可量矣承喻所疑為賜甚厚然其大槩則有可以一言舉者其病在乎畧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

體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渾合而無離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其本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丈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爲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箇中字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得不鶻突真是謾人自謾誤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二者之所以深憂永嘆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汪中改字兩說皆有之蓋其初止是失於契勘凡例後來却因汪丈之說更欲立言以破其惑耳然謂之因激增怒則不可且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問爲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辨當愈力其禽獸低昂自有差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禽獸之云乃其分也非因激而增之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亦非正學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

其中却有不得似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着無對包着窩藏恐他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盖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為無對也况其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資學者今日趨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云云

寄周子充尚書　南軒

垂諭或謂人患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此語誠未定知有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故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行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凊昏定

晨省則當行溫凊定省之節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所以由是而循之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舜嘗與朋友講論愚意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涉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為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已也若學者以類像臆度或一知半解為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晳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為狂而況下此者哉云云

答薛士龍寺正　　南軒

諭及學校之事此為政之所當先也湖學安定先生經始當時作成人才亦可謂盛矣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善但欲因

時文而廢之讀書則必未止今日一種士子將先儒言語耳剽

口誦用為進取之資轉趨於薄此極害事若肯於作文之外明

義利之分教導涵養使漸知趨向則善也

與陳同父　　東萊

人至暇時示字欣審秋晚氣清尊候万福其官次雖遠而況迷書

冊中他無所預想可裁撫但冗食極不遑安耳便諭精思雅遠

亟三玩繹辭氣淵和殊少感慨悲壯之意極以為喜駁山寧海

未足為勇惟收斂不可斂之氣伏槽安流乃真有力者也人回

匆匆作此他祈厚為道義護愛

與邢邦用　　前人

某自春末為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復同出至鵝

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自此却無出入可閉

戶讀書也前書所論甚多近已嘗為子靜詳言之講貫細繹乃

百代為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

而欲盡發之正是因噎廢食矣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
己就實做去汩汩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已尋兄
試深思之以為如何

又

承上接下最是親切工夫呂与叔所謂嚴而不離寬而有閑此
兩語殊有味大抵閒輕一書須當置几案時時觀省所補不小
也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
無招拂取怒之患矣体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訓導詳款聽
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拒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
情体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弊之失矣

與陳元甫論講學

他日讀書東山執事是所注目者右上處趺不得救促膝抵掌
為恨今昔直異矣神但罪伏斷道經窒四方一槩盡失故常直
二十餘年上宇下宙之蓋每惘然已不覺淚落執事得於天者

幽邃焉而又有以行其志非如一介之賤心欲至之而力不及此
非偶然靈左扭行之心即為除惡兼聲之助長吟短詠之句即
係流風遺俗之在近時所記閭巷大家今過而化永濤氏之感
何限幸逸此外又皆抉去衣冠以為貴人若不能知其所以為
推世運之會見人才亦推世運之會陷人才有以自見而不肯
自裕者貴人才也此執事之盛心而亦子之心然回首十年今
若此天地之運陰陽之數甘受如飴非我輩人不敢懟也幾或
怨之亦豈有哀其志而教之者乎杜牧之言盧霈燕人生年二
十不知古有所謂周公孔夫子者一日有聞於黃建即走馬來
汝洛間就學于十年舉秀才稱通儒庚子山至北方或問所見
曰惟韓山一片石餘即驢鳴犬吠耳謂溫子昇韓山寺碑也由
盧推之則何人無憤排由溫推之則何地無文章晨夜悚然文
獻之邦禮樂之国此事遂廢若笑人寂寂將不理於其口吾以
吾心識執事之心而執事又所謂得於天而迥別者領吾說否

何時小艇如返詩雲陽謁君者乎尚多有言即日伏惟神往形留

回李元遂論講學　　崔偯心

䒭自作別後南風不競吾人候化為異物此時已甚所在不
死者實繁尊庭但未知造物留此身為凡無龍虎耶抑為飢寒
困窮耶光岳之鍾人才難之頑擢之對之俾姓茲非笑於寬閑
殊亦不自曉有來現帖清容羅率時有守秀才禮數也今
天下何用我輩特是以殷勤於威文蕭曹之家乎吹倍從其後
君無乃誤抑仰上道故疑感人之盛价堅道始終詩安什襲誇於
惆人亦因自喜甚我輩未盡為文辭以棄也足下深居廣廈矜雕
八窓出而武夫前呵迎合旨意入而雅歌投壺長上不以家事
累方寸而又山林朝市不驚學者侵是至樂也臣二謂書冊亦未
可廢且未說科場文字只今義理淺灌於方寸自對人前徇別
更是綱常倫紀抱一中節今年某人相處天資儘高試相與言
方知某愛助之至若非元遂惠書則蘆葦侯齊而已既君溫存

為朋友第一當書拳拳及之其勿謂汲長孺迂戇也其小年被守門撲壞了幾年月且又世道如此曾不如鳳凰麒麟卓然為名馬獸每一思念瓜剌肉數寸山林非吾性且無頓放處從前見諭閱了幾門便是伯夷叔齊此亦有理其豪從此作不材之撰僅征之年月元遂勉之哉無限欲言臨楮拍案姑俟將命之辱

回立齋論講　　僴谷

赤熚垂末涼在紅蓮臘月東海筆壺壺山泠孤宗玉清徹一出台候動履多福其每讀草堂經行句知其味而不知其所以味由二三月以來身履之古其成屋出其妙乎此立齋溪山草木一一無恙殆未必信草堂此味也前其姪歸自竹下知學子琴精鳳山甫欲候伺琴碩然銜清仙道之欣幸何極孟光妙齡秀出意趣謙虛不可多得令人發吾兒豚犬之嘆政擬聽教乃知歸侍意濃日夕再至未晚邵子以貧為開物成閉物今止小小開閉之時去戌甚遠會有天地亦變化草木黃氣象其年益老悵

張於世特曰頭將安歸六月無故遭一訟訟甫畢又一訴訟皆
累於延福人鄭公鄉因賤不罪發一緊紙狂意良似于內在

與葛山論詩　　　　　　　　　　　　　　　澗谷

白擘受代江湖西來恭惟讀書懷古山巔樹之文綬清勝岳褒
荷惠書見仞記存不後先由附字惟有向往今日又得教責欣
尉加獨書中近況其詩足見介然自守終不能移但山谷詩云
俗裏光塵合胸中涇渭分劑量似乎較是伯夷叔齊標標千古
然想是和馬之後作此決裂辛平日與他人交際未必盡然若
事事盡然則負負餓死久矣未必到首陽時節也寄詩荷推許太
過不敢當兩篇次聯皆有悠然之味而精神不聚首尾俱用得
詩未敢以為盡然西崑則擬鍊太過光文則又徼失之不及此
其所以未唐也後來江西乃宗宋江西不得時故為人所挫擲
但就陳黃中取數篇入吾意者讀之便知古人有不可及李文
山云元和以後無詩其近乎一二代代有詩人人有詩國無詩

則无脉人无詩則无性情因有盛衰故詩有大小人有智愚故詩有工拙恣筆至此不暇詳次餘戢珍讀

与危羅漫論詩　　嵋谷

江空歲晚春在梅梢某不甘水清風淑雲切推復俟多福某切伏聆山開先生舊矣竟其清名載世君懸羅半空絕响乃發自非飛仙不捕影賞意不肖无似亦獲追且於起予之列琅玕珠語數千百言句為之端確字為之敲推所謂靈用一粒點鐵成金也某之啓佉安敢以詩鳴然以少而好賦不免五言八韻之作遂因習為詩得其意以為作詩如挽強弩當過於幾毋不及於幾過則俯而就之也努不及則企而至之也雖然故用意必深而欲自深而過乎淺下語欲健欲自健而過矯成此其本意也然天分有限力復不爾求深而得晦求健而得不則微矣子之發意蒙也不知詩道之明爽也外識已解中尚強玉女子成不能不於先生是望

答君房寮論詩

近雪

伏承賜書論及詩之家數冊四紙纚纚幽擲合管欲以江承磵谷文之路之使論可否比意學其顛末何以得此柳塘翁旨云予乃安敢比東坡有如王班金匠雖自視十万不啻過然磵谷詩初年只是李黃二詩當錄清盛行由今論之政如蟬之蛻變後村論其律則古王孟寥附新誠合古律雖健孕少陵險怪病在大着意磵谷之病亦或坐此晚歲却以條暢者得之江湖諸公議論如此前輩固是不可不尊衰然讀書隻眼却又不宜專於此名自古及今郊寒島瘦一家數又有一家病即偏使全使險怪不艱深輕清不浮靡雄精不沉滯快健者不至於不剔雅如執爭所云此又朋友責也二山詩比磵谷又低一着專主於對比法始於後村後村四靈其字晚唐中年後村李以放翁遂快宏放自成一家如擬披紛發騎鯨去只寄鄉書与劍同看在放翁集中直是纔鐸此又不專主對而工者要之詩之本已近

宅只趣渡江以後僅有放翁大家數也蒙問不敢不信無何所
知識少於詩學名人為士在宋初聞一二已而諸公貴人例以
能詩相自今老矣政自不足道輒誦所聞如此若雖飛來吳家
膚然堂添四名補足秋風然努不如先施能勿罪否

謝曾景建惠金陵百詠　　　　磵合

萬風搜物草木扶疎慕悵葯芳獨抱古心其昨歲奉書茲月得
報又得清和以寵光之嗟歲如九疑之雲映徹在瀟湘之波浏
然休然不知其為瀟隔千里而半面未嘗見也金陵百詠拜賜
拜教黍苗離離麥秀芃芃弔古登於荒畦撫類攷於野草傑悲
馬懷之嘆至百詠極矣鼎鼎百年身遊戲雖富貴優極者亦
論入癡哭眞眞中推賢人君子寫獨騷人墨客之賦詠跡俞陳
而愈新愈故愈久而無窮結也今景建未老距隋港尚未遠而讀
之者已凄然若先所答不知千載後撫此卷者當如何耶又不
知景建是何肺腑能辦此詩惱人言語於千載之上耶一絕題

卷末万二不能發揚亦表吾氣之同耳

与陳古迂論文　　心齋

丁丑嘗寄一書浮沉未卜已知得吟卷揍讀孤桐朗玉自有天
涯南岳一集出力更倍錯斷碧凝鬼眼傾耳杞撥收材廣者
起敬刘後村謂時從數千里外有能道其名誦其詩者語以為
今人輒不信則所以嘆吾高人勝士祝默臬臨助其筆邪聞
嘗与一二同志紙筆嘯呼悲歌寄日光景如幻進念發憤人所
道閭里言語奉上已忘吾上不愧不怍皇計其他則相与頓而
噫曰盛衰反覆之極如此如入公畫默識玄造肆意文章是自関
係風化綱維人心非特弄筆於斷簡遺編之餘費吟於殘烟衰
草之外不過留滑二者噴喉呻吟而已古人懷奏奮自往尋迷
泉廬永相去才三百餘里丙子後負戎醫貫冷裝文已近百里
竟阻飛隱兄必以為是自弃矣京寧目極而究实攸傷名吾其間
雖不能來中心則已之兄肯往為是佔鼎使已僕二哉此嘉遇念

竖衷不使此辈啖飽以為造物羞耳秋日榮望方爭小暇迺惜
處少多賠楮企慕

与刘聖功辨跪礼　西山

嬰弟僕讀祖父書豈不知跪為古礼哉惜今之士大夫翰膚削
手此字者莫不於數年之間而於一旦得非習俗移人　者不免
抑以古之跪而文今之跪致是文非其用心也前君叟叟礼製
深衣謂堯夫曰先生可衣此乎堯夫曰某為今人但當服今時
之衣當時堯夫此語以不甫於君矣矣未聞君叟獨記礼貽䛕
書勃然与堯夫天下共与兄生長東南皆今之人也不揣饒舌干
以堯天望君叟者望足下不謂置二千百言耳以之无声凡盥
之鳴若良可椽腹噴出道一変流凡餘習與古禮者頗瞻周道
中心怛兮此生此膝甚不能如我之就乳矣終自用郷法吾亦
任吾情敢必他人之如我哉擲日晰長娓凡益情尚當一晤我
拜君跪各行其志

與李子西書

謝東山

陽月迺寒共惟興道如吉是大由慶傳問任子侍勞安適者依承循做拜手致素書以謝先辱掛一漏萬不勝主臣承竊當驚山陰之舟騎滿橋之妙得々過我於絶山谷中酸雪研以為墨打氷枝以為新卜夜數語不脈成味相對如夢一別如雨言之惘然忽蒙千里惠書使我凡質突兀詞章絢爛況如二年之前坐對清裁之音響也何其喜如焉然參未有成無以稱人倘得不負之身浪戰豪英之後因敢是求有司盡在我我姑會其業無發學時横渠先生謂范巽之巽自吾量不及古人其病源何在細味此語可不慎哉此其所以孰々吾郎也吾兄以為如何々時共見吐此衷々下筆意緒惓然

回邵老書論文

辱教審得奉慰爲慰兩氣差凉賴得近文字但苦吾俗事所奪耳寄宋齊賦語簡質氣穠然大爲佳作欲欲效然作賦

要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為師略依倣其步驟乃有古風老莊詠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場爾

回直方書論文

比存東馬甚意欲往上謁因得效語尚以秋暑未文新病起居衝冒耳承惠教審得奉安勝為慰二文皆佳作今少年書生未見能此者甚嘆伏也然有一事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古文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綉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不肯晚眼遊泰率

回潘兄書

某麋鹿之野人返吾屋方快騃山林自與世絕書跡非所堪也執事者作小楷具得幅若施於所欲則有藝而避耳謹以上之典史氏而告之曰某行下之鄙細人不得與於斯文也少時不册筆率意吳作今老矣每為之縮頸吹舌而噬臍執事出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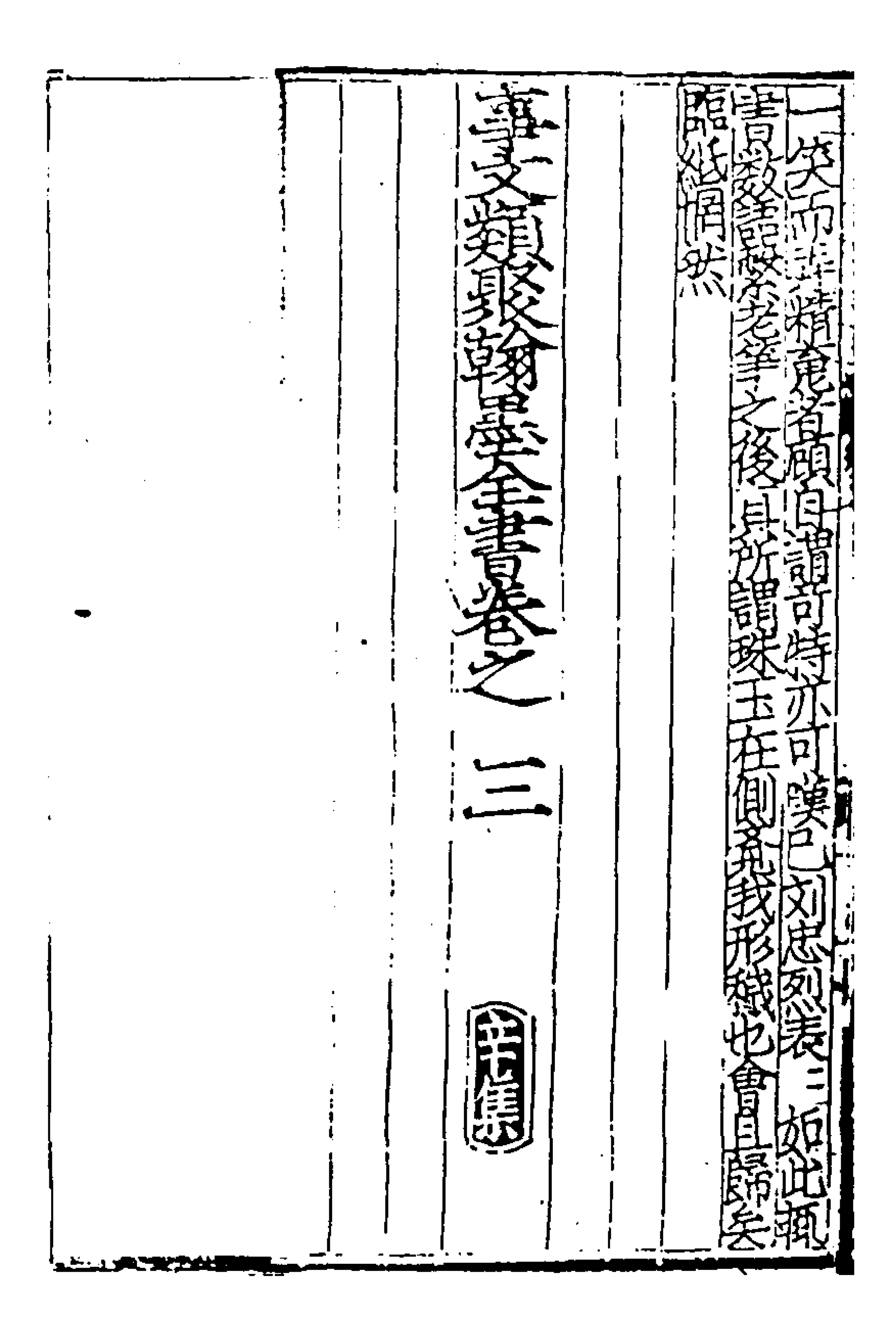
疾忌題之某窃借之敢然恐執事之不予許也擲以其背珠玉
在前齎我形穢亦任主臣

回吳丈書

某推久祇得兩經有秋声其往沖想自順天相依叙逆兩別山
寺於今我年老成與刑稱二 入夢意洲上之竹玉立想此志而
驚朋鷗侶相与往來於沙烟溪月之間甚適也何物小子過屢
音贊乃知老仙超世不乏李子矣其感甚大記文當屬大手筆
某何以堪之又念辱交賢父子間而先友和仲甥舅之自出也
顧徐之毋迫占辜小休敢不依数行字附仲亨求教未聞尊生
自受以引以括

回陳司直書

某之於執事交疎而心親勢睽而道合与世之朗朗相緣者有
間矣去之不能二百里而江山秋子麗睽迷人甚恨安一臂而
失也人間之世事変万端央二 自畫亦也著狗要是不痛虎谿



一笑而詳精竟者顧自謂奇特亦可嘆已刘忠烈表二如此輙
書與發議發老筆之後具所謂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也會且歸矣
臨紙悄然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三